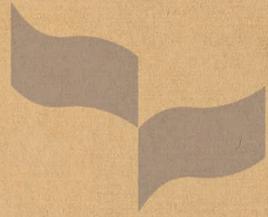


0 1cm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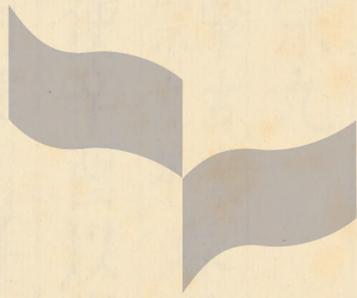


浙江圖書館

deli得力 No.6230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十一

武進薛應旂編集

宋紀一百十一

起丁酉至庚子九四年

理宗九

嘉熙元年

蒙古太宗九年

春正月乙卯以魏了翁知福州兼

福建安撫使辛酉以李皇同知樞密院事宣撫四川

甲子詔兩淮荆襄之民避地江南沿江州縣間有

招集賑恤尚慮恩惠不周流離失所江陰鎮江建寧

太平池州興國鄂岳江陵境內流民其計口給米期

十日竣事以聞 二月癸未朔以鄭性之知樞密院

同知院李璣

知院鄭性之

合院郵應龍  
同金院李宗勉

事鄒應龍僉書院事李宗勉同僉書院事李鳴復罷  
癸卯詔經筵進講朱熹通鑑綱目 蒙古始給官府  
符印定驛令初諸路官府自爲符印僭越無度耶律  
楚材請中書省依式鑄給名器始重時諸王貴戚皆  
得自起驛馬道路騷擾所至須索百端楚材復請給  
牌劄定分例其弊始革 二月乙亥魏了翁卒了翁  
字華父邛州蒲江人疾革時曰吾平生處已澹然無  
營拱手而逝贈少師謚文靖賜第宅于蘇州 蒙古  
擊欽察諸部降之欽察去中國三萬餘里夏夜極短  
日慙沒輒出土產良馬富者以萬計俗衽金革勇猛

剛烈青日赤髮蒙哥帥師至寬田吉思海會大風海水涸遂進師屠其衆生獲其酋長八赤蠻又進兵圍斡羅思筏怯思誠皆降之 夏四月壬午朔以李真

同知樞密院事宣撫四川知成都府 庚子熒惑犯

權星 丙午詔沔州諸鎮將帥昨以蒙古兵壓境皆

棄官遁夔路鈐轄知恩州田興隆獨自大安德勝堡至潼川逆戰雖兵寡不敵而忠節可尚特進一官

五月壬申臨安大火自巳至酉延燒民廬五十三萬士民上書咸訴濟王之寃進士潘枋對策嘗以爲言并及史彌遠侍御史蔣峴彌遠之黨也上䟽謂火災

天數何預故王遂劾方大琮王邁劉克莊等鼓扇異論并斥牾姓同逆賊語涉不順請皆論以漢法自是羣臣無敢復言濟王之寃者監簿徐鹿卿面對其畧曰臣聞至不可玩者上天之怒心尤不可忽者斯人之疑心知所以解人心之疑則可以息天地之怒矣陛下嗣承丕緒十有四年其間災異何所不有三變爲尤大辛卯之災人以爲權臣專擅之應陛下方且念其羽翼之勞潛晦陰莩於是天怒未息而警之以喪師失地之變三京之敗人以爲諸臣狂易之致顧乃委曲諱護三年而始下哀痛之詔於是天怒未息

而警之以迅雷之威明禋之異人以為燮理所致非  
人之咎陛下雖能逐一宰臣然舛政宿弊大率多仍  
其故於是天怒不息而鬱攸之警至於再矣火迫於  
開元陽德之宮獨不之燬豈非天以彰我寧宗盛德  
以警動陛下之心乎衆心之所疑也椒房之親富顯  
之可也節鉞之華不以待有功而汲汲及此恩寵先  
之火亦先之衆心之所以重疑貴親懿戚人頗議其  
干請之數火越兩河而徑趨之所以愈疑也非獨四  
疑又有三謗一曰惑嬖寵二曰溺燕私三曰用小人  
如政令出於朝廷是矣然御筆時至於中書宣諭或

及於要地事關封駁不免留中方面置局以行囑托  
每有科降椿留供費此錢此物歸之誰乎朝廷每一  
舉措令未至而彼亦知之每一議論未決而彼亦聞  
之臣以爲不窒交通之路則謗不解除授出於公朝  
是矣然除日未頒已有謂某爲某邸之客某登某人  
之門旣而有昭合者矣除日旣下則又曰某出於懿  
旨之叮嚀某出於御札之訓諭雖卑官小職有不能  
不然者矣伴食故臣生無錙銖之勞沒乃論定策之  
功潛邸外姻豈不可薄加恩數而參錯於邊方守倅  
之任臣以爲不杜僥倖之門則謗不解人心不解天

之所以怒也左司郎中王伯大又進言今天下大勢如江河之決日趨日下而不可挽其始也搢紳之論莫不交口誦詠謂太平之期可矯足而待也未幾則以治亂安危之制爲言矣又未幾則置治安不言而直以危亂言矣又未幾則置危亂不言而直以亡言矣嗚呼以亡爲言猶知有亡也今也置亡而不言矣人主之患莫大乎處危亡而不知人臣之罪莫大乎知危亡而不言陛下親政十有四年于茲盛德大業未能著見於天下而招天下之謗議者何其籍籍而未已也議逸欲之害德則天下將以陛下爲商紂周

幽之人主議戚宦近習之撓政則天下將以朝廷爲  
恭顯許史武韋仇魚之朝廷議姦儔佞朋之誤國則  
天下又將爲漢黨錮元祐黨籍之君子數者皆犯前  
古危亡之轍迹忠臣懇惻而言之志士憤激而和之  
陛下雖日御治朝日親儒者日修辭飾色而終莫能  
弭天下之議言者執之而不肯置聽者厭之而不憚  
煩於是厭轉而爲疑疑增而爲忿忿極而爲復則罪  
言黜諫之意藏伏於陛下之胸中而凡迕已者皆可  
逐之人矣彼中人之性利害不出於一身莫不破厓  
絕角以阿陛下之所好其稍畏名義者則包羞閔默

而有跋前疐後之憂若其無所顧戀者則皆攘袂遠  
引不願立于王之朝矣陛下試反於身而自省曰吾  
之制行得無有屋漏在上知之在下者乎徒見嬖昵  
之多選擇未已排當之聲時有流聞則謂精神之內  
守血氣之順軌未可也陛下又試于宮闈之內而加  
省曰凡吾之左右近屬得無有因微而入緣形而出  
意所狎信不復猜覺者乎徒見內降干請數至有司  
裏言除臣每實人口則謂浸潤之不行邪逕之已塞  
未可也陛下又試於朝廷政事之間而三省曰凡吾  
之諸臣得無有讒說殄行震驚朕師惡直醜正側言

敗度者乎徒見剛方峭直之士昔者所進今不知其  
亡柔佞闖茸之徒適從何來而遽集於斯也則謂舉  
國皆忠臣聖朝無闕事未可也夫以陛下之好惡用  
舍無非有招致人言之道及人言之來又復推而不  
受不知平日之際遇信任者肯爲陛下分此謗乎無  
也陛下誠能布所失於天下而不必曲爲之回護凡  
人言之所不貸者一朝赫然而盡去之務使蠹根悉  
拔孽種不留如日月之更如風雨之迅則天下之謗  
不攻而自息矣陛下何憚何疑而不爲此哉 丙子  
癸惑犯將星 六月癸巳鄒應龍罷知慶元府 秋

叅政李鳴復  
合院李宗勉

七月辛酉太陰犯歲星填星入井庚午歲星守建星  
壬申日生背氣癸酉太陰入井 樞密院編脩官王  
萬兼權屯田郎中因轉對言天命去留原於君心陛  
下一一而思之凡惻然有觸於心而未能安者皆心  
之未能同乎天者也天不在天而在陛下之心苟能  
天人合一求求勿替天命在我矣差知台州至郡日  
惟蔬飯終日坐廳事事至立斷吏無所售徃徃改業  
散去民亦化之不復訟上下肅然郡以大治 八月  
癸巳以李鳴復叅知政事李宗勉僉書樞密院事  
蒙古耶律楚材奏制器者必用良工守成者必用儒

臣儒臣之事業非積數十年殆未易成也蒙古主曰  
果爾可官其人楚材請校試之乃命稅課使劉中楊  
與隨郡考試以經義詞賦論分爲三科儒人被俘爲  
奴者亦令就試其主匿弗遣者死得士凡四千三十  
人免爲奴者四之一楚材又請一衡量立鈔法定均  
輸庶政畧備民稍蘇息 冬十月蒙古口溫不花攻  
黃州孟珙帥師救却之遂攻安豐杜杲繕完守禦蒙  
古以火砲焚樓櫓杲隨陷隨補完蒙古令拔都魯斫  
牌杖木拔都魯者皆死囚爲之攻城以自贖杲募善  
射者用小箭射其目拔都魯多傷而退蒙古填壕爲

二十七壩杲分兵扼埧蒙古乘風縱火俄而風雨雪驟作杲募壯士奪埧路士皆奮躍死戰會池州都統制呂文德突圍入城合力捍禦蒙古引去淮右以安文德安豐人魁梧勇悍嘗鬻薪城中趙葵見其遺履長尺有咫異而訪之值文德出獵暮負虎鹿各一而歸召置帳下遂累功勞超擢軍職 十二月戊寅朔日食日與金木水火四星俱纏斗食將既

二年 蒙古太宗十年 春正月戊申朔詔文武羣臣舉曉暢兵

財各二人三衙諸軍統制舉將材各二人 己未詔史嵩之趙葵應援黃州安豐其立功將士等第亟具

名以聞 二月庚寅詔史嵩之以叅知政事督視京  
西荆湖南北路江西軍馬置司鄂州 癸巳太宗正  
丞賈似道奏言北使將至地界名稱歲例宜有成說  
又奏裕財之道莫急於去賊吏藝祖治賊吏杖殺朝  
堂孝宗真決刺回今日行之則財自裕 戊戌詔近  
覽李真奏知蜀漸次收復然創殘之餘綏撫為急宜  
施蕩宥之澤淮西被兵恩澤亦如之其降德音諭朕  
軫恤之意 蒙古再遣王楸來求歲幣銀絹各二十  
萬僉書樞密李宗勉言輕諾者多後患當守元約可  
也然比之開禧時物價騰踴奚啻倍蓰矣史嵩之開

同舍院李臺

知院李鳴復  
舍院余天錫  
恭政李宗勉

督府力主和議宗勉言使者可疑者三嵩之職在督  
戰如收復襄光控扼施澧招集山砦保固江流皆今  
所當為若所主在和則凡有機會可乘不無退縮之  
意必至虛捐歲月坐失事功 三月己丑命將作監  
周次說為蒙古通好使 壬子以李心傳為史館脩  
撰脩高孝光寧四朝實錄 庚申詔史嵩之兼督視  
光蘄黃夔施州軍馬 夏四月癸未以李臺同僉書  
樞密院事督視江淮京湖軍馬 己酉雨土太陰入  
太微垣閏月丁未太陰入井 五月辛巳太白晝見  
癸未以李鳴復知樞密院事余天錫僉書院事李宗

參政李鳴復

同知院趙以夫

勉參知政事甲申喬行簡請以兵事委鳴復財用委  
 宗勉楮幣委天錫當會議者臣則參酌行之帝從其  
 請 詔嚴州布衣錢時成忠郎吳如愚以隱居著書  
 並選為秘閣校勘 丙戌詔崔與之提舉洞霄宮任  
 便居住以李鳴復參知政事壬寅歲星犯壁壘陣六  
 月甲辰朔流星晝隕 戊申以吳淵知太平州措置  
 采石江防以吳潛為淮東總領財賦知鎮江府 秋  
 七月壬午以霖雨不止烈風大作令中外之臣極言  
 闕失 以趙以夫同知樞密院事 八月辛酉太白  
 晝見經天癸亥流星晝隕 九月壬午癸惑犯權星

以游似爲吏部尚書入侍經幄帝問唐太宗貞觀  
治效何速如是似對曰人主一念之烈足以旋乾轉  
坤或謂霸圖速而王道遲不知一日歸仁期月而可  
王道曷嘗不速一念有時間斷則無以挽回天下之  
大勢至於憂勤旣切宸念而佐理非人亦何以布宣  
九重之實德乃據唐太宗事以陳且謂太宗矜心易  
啓漸弗克終僅止貞觀之治陛下嗣服十有五年艱  
危之勢滋甚回視太宗治效敏速相越乃爾意者親  
儒而從諫敬畏以檢身未若貞觀之超卓乎節用以  
致愛選廉以共理未若貞觀之切至乎願陛下益加

聖心 蒙古察罕帥兵號八十萬圍廬州期破廬後  
造舟巢湖以窺江左於濠外築土城六十里穿兩濠  
攻具皆數倍于攻安豐時杜杲極力守禦蒙古築塹  
高於城樓杲以油灌草即塹下焚之皆爲煨燼又於  
串樓內立鴈翅七層俄砲中塹上衆驚杲乘勝出戰  
蒙古敗走杲追躡數十里又練州師扼淮河遣其子  
庶監呂文德聶斌伏精銳於要害蒙古不能進遂引  
而北歸詔加杲淮西制置使 以孟珙爲京湖制置  
使 冬十月丁卯吳潛言宗子趙時輿集真滁豐濠四  
郡流民十餘萬團結十七砦其強壯二萬可籍爲兵

近調五百援合肥宜補時曠官又沙上蘆場可得二十餘萬畝賣之以贍流民以佐若兵從之孟珙受詔收復京襄珙謂必得郢然後可以通餽餉得荆門然後可以出奇兵及至岳州檄江陵節制司搗襄郢召諸將指授方畧發兵深入遂復郢州荆門軍蒙古建太極書院于燕京時濂溪周子之學未至於河朔楊惟中用師于蜀湖京漢得名士數十人始知其道之粹乃收集伊洛諸書載送燕京師還與姚樞謀建太極書院及周子祠以二程張楊游朱六子配食請趙復爲師選俊秀有識度者爲道學生由是河朔

始知道學 十二月乙卯詔四川諸州縣鹽酒推額  
減免三年戊辰詔諸路和糴給時直平概量毋科抑  
申嚴收租苛取之禁 起李韶為禮部侍郎辭詔不  
允令所在州軍護送至史嵩之遣人謂韶曰毋言濟  
邸宮媪國本韶不答上疏曰臣生長淳熙初猶及見  
渡江盛時民生富樂吏治修舉事變少異政歸私門  
紹定之末元氣索矣端平更化陛下初意豈不甚美  
國事日壞其人或罷或死莫有為陛下任其責者考  
論至是天下事豈非陛下所當自任而力為乎左氏  
載史墨言魯公世從其失季氏世修其勤蓋言所由

平章喬行簡  
左相李宗勉  
右相文嵩之

來者漸矣陛下臨御日久宜深思熟念威福自己誰  
得而盜之哉會此不為悠悠玩愒乃幾於左氏所謂  
世從其失者蓋以世卿風嵩之也疏出嵩之不悅曰  
治春秋人下語毒當是時杜範亦在列二人廉直中  
外稱為李杜

三年

蒙古太宗十一年

春正月癸酉以喬行簡為少傅平章

軍國重事李宗勉為左丞相兼樞密使史嵩之為右  
丞相兼樞密使督視兩淮四川京湖軍馬嵩之既相  
一時正人如杜範游侶劉應起李韶趙汝騰等皆以  
不合逐去王萬首上疏論嵩之謂其事體迫遽氣象

參政余天錫  
合院游侶

傾搖太學生欲趣其歸則賄賂之迹已形近或謂有  
族人發其私事肆為醜詆者以相國大臣而若此非  
書之所謂大臣矣時三相當國論者謂喬失之泛李  
失之狹史失之專然宗勉清謹守法猶號為賢以  
余天錫參知政事游侶僉書樞密院事 三月孟珙  
遣兵及蒙古三戰皆捷遂復信陽光化軍樊城襄陽  
因上奏曰取襄不難而守為難非將士不勇也非車  
馬器械不精也實在乎事力之不給爾襄樊為朝廷  
根本今百戰而得之當加經理如護元氣非甲兵十  
萬不足分守與其抽兵于敵來之後孰若保此全勝

恭改游侶  
合院許應龍  
同合院林略

丁黼死節

上兵伐謀此不爭之爭也乃以蔡息降人置忠衛軍  
襄郢降人置先鋒軍 夏四月癸卯以吳淵權工部  
尚書沿江制置副使知江州 五月辛未熒惑犯太  
微垣執法星戊寅以吳潛爲兵部尚書浙西制置使  
仍知鎮江府 秋八月戊戌朔以浙江潮患告天地  
宗廟社稷以游似叅知政事許應龍僉書樞密院事  
林畧同僉書院事 蒙古塔海將兵入蜀制置使丁  
黼聞之先遣妻子南歸自誓死守至是塔海自新井  
入詐豎宋將旗黼以爲潰卒以旗榜招之旣審知其  
非領兵夜出城南迎戰至石筍街兵散力戰而死蒙

古遂取漢印簡眉蓬州遂寧重慶順慶府尋引還黻  
帥蜀爲政寬大蜀人思之 冬十月許應龍林畧罷

十一月丙子以范鍾僉書樞密院事 十二月已

未崔與之卒與之字正子廣州人與之未嘗造朝帝  
虛位待之致仕踰年而卒與之晚出番禺屹然有大  
臣風與張九齡齊名異代贈少師封南海郡公謚清  
獻 孟珙諜知蒙古塔海等帥衆號八十萬南侵策  
其必道施黔以透湖湘乃請粟十萬石以給軍餉以  
三千人屯峽州千人屯歸州命弟瑛以精兵五千駐  
松滋爲夔聲援增兵守歸州隘口萬戶谷及蒙古至

珙密遣將禦之。又以千人屯施州。蒙古既入蜀。珙增置營砦。分布戰艦。遣兵間道抵均州防遏。且設策備禦。未幾。蒙古渡萬州湖灘。施夔震動。珙兄璟時知峽州。帥兵迎拒于歸州大埡。砦得捷于巴東。遂復夔州。以陳埴爲國子司業。諸生成相慶。以爲得師埴。歷陳境土之蹙。民生之艱。國計之匱。旣無經理圖回之素。惟有感動轉移之策。必有爲之本者。本者何復此心之妙耳。履泰安而逸樂者。有習安致危之理。因艱危而兢懼者。有慮危圖安之機。明用舍以振紀綱。躬節儉以汰冗濫。屏姦妄以厲將士。抑貴近以寬糶糴。

宋元通鑑卷之三十一  
三  
結鄉社以防竊發黜增勑以培根本今任用混殺薰  
猶同器遂使賢者耻與同羣諫議大夫金淵見之怒  
填乞補外不許又辭免和糴轉官賞亦不許知温州  
未上以言罷 蒙古以奧都刺合蠻提領諸路課稅  
初耶律楚材定課稅銀額每歲五十萬兩及河南降  
戶口滋息增至一百一十萬兩至是回回奧都刺合  
蠻請以二百二十萬兩樸買之楚材持不可曰雖取  
五百兩亦可得不過嚴設法禁陰奪民利耳反復爭  
論聲色俱厲蒙古主曰爾欲鬪搏邪楚材力不能奪  
乃太息曰民之困窮將自此始矣

四年蒙古太宗十二年春正月辛未彗出營室庚辰詔曰朕

以眇身托於天下士民公卿之上顧德不類不能上  
全三光之明下遂羣生之和變異頻仍咎證彰灼夙  
夜祗懼不遑康寧乃正月辛未有流星見于營室太  
史氏占厥名曰彗災孰大焉天道不遠譴告匪虛今  
朕痛自克責豈聲利未遠而讒諛乘間歟舉措未公  
而賢否雜進歟賞罰未當而真偽無別歟抑牧守匪  
良而犴獄多興歟封人弛備而暴客肆志歟道殣相  
望而流離無歸歟四方多警而朕不悟羣黎有苦而  
朕不知歟謫見上帝象甚著明爰避正殿減常膳以

示側身修行之意二三大臣吾道揆也其協恭以輔  
朕百爾執事吾法守也其竭忠以告朕使朕得以導  
和消異不亦善乎布告中外咸知朕意 臨安大饑  
饑者奪食於路市中殺人以賣隱處掠賣人以徼利  
日未晡路無行人 蒙古張柔等分道入寇 二月

癸丑以孟珙爲四川宣撫使珙遂大興屯田條具上  
流事宜會謀知蒙古於襄樊信陽隨州招集軍民布  
種積船材于鄧之順陽乃分兵撓其勢潛兵燒所積  
船材又度其必因糧於蔡遣兵火其積聚遂拜四川  
安撫使知夔州節制歸峽鼎澧軍馬珙至鎮招集散

民爲寧武軍以降人回鶻愛里八都魯爲飛鶻軍釐蜀政之弊爲條班諸郡縣且曰不擇險要立砦柵則難責兵以衛民不集流離安耕種則難責民以養兵乃立賞罰以課殿最俾諸司奉行之尋兼夔州路制置屯田調夫築堰募農給種首梯歸漢尾口爲屯二十爲頃十八萬八千二百八十又創南陽竹林兩書院以處襄漢四川流寓之士以李庭芝權施州建始縣庭芝訓農治兵選壯士雜官軍教之期年民皆知戰守善馳逐無事則植戈而耕敵至則志出而戰珙下其法於所部行之三月辛未詔四川安撫制置

副使彭大雅削三秩 夏四月壬寅前潼川運判吳  
申進對因論蜀事爲上言鄭損棄邊郡不守桂如淵  
啓潰卒爲亂趙彥呐忌忠勇不救彭大雅險譎變詐  
殊費關防宜進孟珙於夔門又言張祥有保全趙彥  
呐楊恢兩制置之功敵人憚其果毅宜皆錄用上嘉  
納之 乙巳召史嵩之還仍前右丞相兼樞密使以  
杜杲爲沿江制置使知建康府 蒙古復使王檝來  
檝前後凡五至以和議未決隱憂致卒遣使歸其柩  
于蒙古 五月戊子命吳潛兼侍讀李性傳兼侍講  
六月江浙福建大旱蝗 秋七月乙丑詔今夏六

月恒暘飛蝗爲孽中外臣僚其直言闕失右諫議大夫徐榮叟入對言自楮弊不通物價倍長而民始怨自米運多阻粒食孔艱而民益怨此見之京師者然也外而郡邑苟征橫歛無所不有嚴刑峻罰靡所不施和糴則科抑以取贏軍需則並緣而規利逃亡強令代納蠲放忍至重催犯私販者不問多寡槩遭黥徒逋官課者不恤有無動輒監繫囹圄充拓率是干連詞訟追呼莫非枝蔓茹寃者不敢告負抑者不得伸怨氣薰蒸天示之應此亢陽之所以爲沴也 八月己酉太白犯權星 九月乙丑以余玠所向有功

全師而還進三秩 喬行簡告老與醴泉觀使 冬

十月癸巳詔改明年為淳祐元年 十一月癸酉詔

荆鄂都統制張順以私錢招襄漢潰卒創忠義虎翼

兩軍及援安慶池州有功特與官兩轉 十二月丙

辰地震詔求直言 閏月丙寅李宗勉卒宗勉字強

父富陽人開禧元年進士歷官左丞相守法度抑僥

倖不私親黨召用老成尤樂聞讜言人稱為公清之

相 以游侶知樞密院事徐榮叟僉書院事范鍾叅

知政事 蒙古嚴實卒子忠濟嗣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十一

知院游侶  
僉院徐榮叟  
叅政范鍾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十二

武進薛應旂編集

宋紀一百十二

起辛丑至癸卯九三年

理宗十

淳祐元年

蒙古太宗十三年

春正月庚寅朔詔舉文武才甲

辰詔曰朕惟孔子之道自孟軻後不得其傳至我朝

周惇頥張載程顥程頥真見實踐深探聖域千載絕

學始有指歸中興以來又得朱熹精思明辯折衷融

會使大學論孟中庸之書本末洞徹孔子之道益以

大明于世朕每觀五臣論著啓沃良多今視學有日

其令學官列諸從祀以副朕崇獎儒先之意尋以王  
安石謂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爲萬  
世罪人豈宜從祀孔子其黜之 丙午封周惇頤爲  
汝南伯張載郿伯程顥河南伯程頤伊陽伯 戊申  
視太學謁孔子遂御崇化堂命祭酒曹感講禮記大  
學篇監學者各進一秩諸生推恩錫帛有差製道統  
十三贊就賜國子監宣示諸生復親書朱熹白鹿洞  
學規賜焉 二月壬午喬行簡卒行簡字壽朋婺州  
東陽人學于呂祖謙之門歷練老成識量弘遠居官  
無所不言好薦士多至顯達至於舉錢時吳如愚又

皆當時隱逸之賢者卒年八十六謚文惠 三月趙  
以夫罷 夏四月丁丑詔以第與芮爲開府儀同三  
司萬壽觀使嗣榮王貴謙爲開府儀同三司嗣沂王  
辛巳以賈似道爲太府少卿湖廣總領財賦 五  
月己亥詔沿江淮西制置使別之傑任責邊防 以  
杜範知貢舉戒飭殿試選識治敢言之士 戊申賜  
禮部進士及第出身是科得王應麟 六月庚申太  
白晝見螟丙戌熒惑入昴 秋七月壬辰祈雨 蒙  
古伐高麗高麗屢敗乃復入貢請平蒙古令其王暉  
親朝當罷兵至是暉以族子爲質于蒙古 八月求

遺書 冬十月蒙古以牙刺瓦赤行省事于燕京主  
管漢民公事以姚樞爲郎中 十一月蒙古主窩闊  
台卒廟號太宗闊台性嗜酒晚年尤甚耶律楚材數  
諫不聽乃持酒槽鐵口以獻曰此鐵爲酒所蝕尚致  
如此况人之五臟邪蒙古主乃少減是年二月疾篤  
脉絕第六皇后乃馬真氏不知所爲召楚材問之楚  
材對曰今任使非人賣官鬻獄囚繫非辜者多宜赦  
天下后亟欲行之楚材曰非君命不可頃之蒙古主  
少蘇后以爲言乃首肯之赦發而脉復生至十一月  
疾愈楚材以太一數推之不宜田獵左右皆曰不騎

陳隆之死節

射何以爲樂出田五日還至鉞鐵鐸胡蘭奧都刺合  
蠻進酒懽飲極夜乃罷翌日卒闕台量時度力舉無  
過事華夏富庶羊馬成羣時稱治平初蒙古主有旨  
以孫失列門爲嗣失列門蒙古主第四子曲出之子  
也至是后召楚材問之楚材曰此非外姓臣所敢知  
自有先帝遺詔幸遵行之后不從遂稱制於和林蒙  
古塔海部汪世顯等復入蜀進圍成都制置使陳隆  
之固守彌旬誓與城存亡部將田世顯潛送欵于蒙  
古乘夜開門北兵突入隆之舉家數百口皆死檻送  
隆之至漢州命諭守臣王夔降隆之大呼曰大丈夫

死爾勿降也遂見殺漢州兵三千出戰城閉盡爲蒙古所屠 十二月丁卯余天錫卒天錫字純父慶元昌國人先爲史彌遠館客嘉定十六年舉進士歷官同知樞密院事理宗之立天錫寔始其事也 蒙古月里麻思來議和從行者七十餘人月里麻思曰吾與汝等奉命南下楚人多詐倘遇害當死焉母辱君命已而馳抵淮上守將以兵脅之曰爾命在我生死頃刻間耳若能降官爵可立致不然必不汝貸月里麻思曰吾持節南來以通國好反誘我以不義有死而已守將知其不可逼乃囚之長沙飛虎寨

知院范鍾  
同知院趙葵  
合院別之傑  
奉政徐夢

二年春正月甲申朔詔作新吏治戊戌右丞相史嵩  
之等進玉牒及中興四朝國史孝宗經武要畧寧宗  
玉牒日曆會要實錄 二月甲戌游侶罷知紹興府  
以范鍾知樞密院事趙葵賜進士出身同知院事別  
之傑僉書院事 以徐榮叟叅知政事 蒙古也可  
那顏耶律朱哥自京兆取道商房以趨三川遂攻瀘  
州孟珙遣一軍屯江陵及郢州一軍屯沙市一軍自  
江陵出襄與諸軍會又遣一軍屯涪州且下令應出  
戍主兵官不許失棄寸土權開州梁棟以乏糧還司  
珙曰是棄城也斬以徇由是諸將稟命惟謹 蒙古

牙刺瓦赤在燕惟事貨賂以姚樞爲募長分及之樞  
一切拒絕因辭職去携家往輝州之蘇門作家廟別  
爲室奉孔子及宋儒周程張邵司馬六君子像刊小  
學四書并諸經傳註以惠學者讀書鳴琴若將終身

夏四月甲寅白氣亘天壬申雨雹 五月戊申臺

臣言知建寧府吳潛有三罪詔奪職 己酉趙葵罷

知潭州 六月壬子朔徐榮叟罷時中書舍人李韶

言道揆之地愛善類不勝於愛爵祿畏公議不勝於  
畏權勢陛下以腹心寄之大臣大臣以腹心寄之一  
二都司恐不能周知天下之慮故以之用人則能用

同知院別之傑  
會院高堂子  
同會院杜範

其所知豈能用其所不知以之守法則能守其所不  
與必不能守於其所欲與又及濟王國本宮媪與嵩  
之議不合出知泉州榮叟言韶議論不阿請留之帝  
不聽榮叟乞歸田里從之 丙寅以別之傑同知樞  
密院事高定子僉書院事杜範同僉書院事定子尋  
罷範抗言時政無隱情史高之外示寬容接引善類  
內實忌之勸帝斥逐權姦收召名德舉朝相慶太府  
寺丞姚希得以爲外觀形狀似若清明之朝內察脉  
息有類危亡之證乃上疏言堯舜三代之時無危亡  
之事而常喜危亡之言秦漢以來多危亡之事而常

諱危亡之言夫危亡之事不可有而危亡之言不可  
無後世人主乃履危如履坦諱言如諱病又言君子  
非不收召而意向猶未調一小人非不斥逐而根株  
猶未痛斷大權若操握而不能無旁蹊曲逕之疑大  
勢若更張而未見有長治久安之道廷臣之所諷諫  
封囊之所奏陳非不激切而陛下固不之罪亦不之  
行自古甘蹈危亡之機非獨闇主而明君亦有焉此  
臣之所甚懼朝廷者萬化之所自出也實根於人君  
之一心夫何大明當天猶有可議者內小學之建人  
皆知陛下有意建儲也然歲月逾邁未覩施行人心

危疑無所係屬秦漢而下嗣不蚤定事出倉卒或宮  
闈出令或宦寺主謀或姦臣首議此皆足以危人之  
國也陛下何憚而不蚤定大討邸第之盛人皆知篤  
於親愛也然依憑者衆輕視王法請託之行捷於影  
響楊干晉侯弟也亂行於曲梁而魏絳戮其僕晉侯  
始怒而終悔晉卒以霸平原君趙王弟也不出租稅  
而趙奢刑其用事者趙王賢而用之趙卒以強皆足  
以興人之國也陛下何爲而不少伸國法今女冠者  
流衆所指目近璫小臣時竊威福此皆陛下之心乍  
明乍晦之所致豈不謂之危乎國有善類猶人有元

氣善類一敗一消。元氣一病一衰。善類能幾。豈堪數  
消消極則國隨之矣。陛下明於知人。公於用人。固無  
權姦再用之意。然道路之人。往往竊議此。元祐紹聖  
將分之機也。禍根猶伏而未去。不幾於安其危乎。帝  
改容曰。朕決不用史嵩之。秋七月辛巳朔常潤建  
康大水。兩淮尤甚。蒙古兵渡淮入揚滁和州。八月  
丁卯詔淮東先鋒馬軍鄧淳李海等揚州撻扒店之  
戰。宣勞居多。各官兩轉餘。推恩有差。九月庚辰朔  
日食。癸巳詔淮東忠勇軍統領王溫等二十四人  
戰天長縣東。衆寡不敵。皆没于陣。贈溫武翼大夫吉

四  
討  
太  
輕

州刺史其子興國補保義郎更官其一子承信郎厚  
賜其家餘人恤典有差 冬十月乙丑蒙古陷通州  
屠其民州守杜霆棄城遁 十一月辛卯詔諭兩淮  
節制李會伯母以通州被兵之故不安厥職其督勵  
諸將勉圖後功 己亥日南至雷電交作詔避殿減  
膳求直言 十二月己未詔通州守臣杜霆兵至棄  
城弗守載其私帑渡江以遁遂致民被屠戮雖已奪  
三秩厥罰猶輕其追毀出身以來文字竄南雄州別  
之傑罷 壬戌太白晝見 癸亥蒙古兵連攻叙州  
都統楊大全戰死

三年春正月戊寅朔以高定子兼叅知政事 蒙古  
張柔分兵屯田于襄城 二月乙丑以呂文德總統  
兩淮軍馬捍禦邊陲 以余玠爲兵部侍郎四川制  
置使玠蘄州人初家貧落魄無行喜功名好大言爲  
白鹿洞諸生嘗携客入茶肆毆賣茶翁死脫走淮襄  
作長短句謁淮東制置使趙葵葵壯之留置幕府俾  
帥舟師泝淮入河抵汴所向有功累推淮東制置副  
使入對言方今世胄之彥塲屋之士田里之豪一或  
即戎即指之爲麤人斥之爲僧伍願陛下視文武之  
士爲一勿令偏有所重偏則必至於激文武交激非

國之福。帝曰：卿人物議論皆不尋常，可獨當一面。乃授四川宣諭使。至是，加制置使，知重慶府，蜀中財賦入戶部三司者五百餘萬緡，入四總領所者二千五百餘萬緡，金銀綾錦之類不預焉。自寶慶三年失關外，端平三年蜀地殘破，所存州郡無幾，國用益窘。至是十六年間，凡授宣撫使者三人，制置使者九人，副使四人，或老或暫，或庸或貪，或慘或繆，或遙領而不至，或開隙而各謀，終無成績。於是兩川無復紀律，遺民咸不聊生。監司戎帥各專號令，擅辟守宰，蕩無紀綱。蜀日益壞，玠入蜀大更弊政，遴選守宰，築招賢館。

于府左供張一如帥所居下令曰集衆思廣忠益諸  
葛孔明所以用蜀也士欲有謀以告我者近則徑詣  
公府遠則自言于所在州郡以禮遣之高爵重賞朝  
廷不吝以報功豪傑之士趨期立事今其時矣士之  
至者玠不厭禮接咸得其歡心言有可用隨才而任  
苟不可用亦厚遺謝之播州冉璉冉璞兄弟有文武  
才隱居蠻中前後閩帥辟召皆不至聞玠賢兄弟相  
率詣謁玠賓禮之館穀加厚居數月無所言玠乃更  
闢別館以處之且日使人窺其所爲兄弟終日不言  
惟對踞以堊畫地爲山川城池之形起則漫去如是

又旬日請見玠屏人曰爲今日西蜀之計其在徙合  
州城乎玠不覺躍起曰此玠志也但未得其所耳曰  
蜀口形勝之地莫若釣魚山請徙諸此若任得其人  
積粟以守之勝於十萬師遠矣巴蜀不足守也玠大  
喜遂不謀於衆密以其謀聞於朝請不次官之詔以  
璡爲承事郎權發遣合州璡爲承務郎權通判州事  
徙城之事悉以任之命下一府皆誼然同辭以爲不  
可玠怒曰城成則蜀賴以安不成玠獨坐之諸君無  
預也率築青居大獲釣魚雲頂天生凡十餘城皆因  
山爲壘碁布星分爲諸郡治所又移金戎於大獲以

護蜀口移沔戎於青居興戎先駐合州舊城移守釣魚共備內水移利戎於雲頂以備外水於是如臂使指氣勢聯絡屯兵聚糧爲必守計民始有安土之心嗣是有彭大雅守之乃築重慶城以禦利閬蔽夔峽爲蜀之根柢大雅微時有富民資以金穀待以飲饌隨其所需略無厭倦一日富民毆死一鄰人大雅奮然以身當之自入詞于官云此事是某願下獄供析富民賴之免適其年大比太守憐其才俾之就試是秋領舉併釋之次年登科官至朝郎出爲四川制置甚有威名識者謂其義氣滿胸前程遠大已於此矣

其築重慶也。委幕僚爲記，不愜意，乃自作之。曰：某年某月某日，守臣彭大雅築此爲國西門，謁武侯廟，自爲祝文曰：大國之卿不拜，小國之大夫今大雅拜矣。非拜公也。拜公之八陣圖，拜公之出師表也。其文老成簡捷，如此聞者莫不服之。後不幸遭敗而卒，蜀人懷其恩，爲之立廟。三月丁丑朔日食。蒙古中書令耶律楚材以憂卒。時蒙古后乃馬真氏稱制奧都刺合蠻專政，用事權傾中外。后至以御寶空紙使自書填楚材曰：天下者先帝之天下，朝廷自有憲章。今欲紊之，臣不敢奉詔。又有旨凡奧都刺合蠻所建白

令史不爲書者斷其手楚材曰國之典故先帝悉委  
老臣令史何預焉事若合理自當奉行如不可行死  
且不避况截手乎后不悅楚材憤悒成疾而卒或譖  
之曰楚材爲相二十年天下貢賦半入其家后命近  
臣覆視之惟琴阮十餘及古今書畫金石遺文數千  
卷楚材天資英邁夙出人表正色立朝不爲勢屈每  
陳國家利病生民休戚辭色懇切蒙古太宗嘗曰汝  
又欲爲百姓哭耶楚材每言興一利不若除一害生  
一事不若減一事人以爲名言至順初贈太師追封  
廣寧正謚文正 宋子貞曰元承大亂之後天綱人

理幾乎泯絕加以南北之政每每相戾出入用事之  
臣又皆諸蕃降附言語不通趨向不同楚材以一書  
生孤立其間欲行其所學可謂難矣然見於設施者  
十不二三向使無楚材人類不知其何如耳 蒙古

入蜀汪世顯之功爲多至是開端承制拜世顯便宜  
總帥統秦鞏定西金蘭洮會環隴慶陽平涼德順鎮  
戎原階城岷壘西和二十州事尋卒子德臣代爲總  
帥將兵從入蜀 夏四月壬申布衣王與之進所著  
周禮訂議補下州文學 秋七月壬辰四川判司言  
蒙古兵破大安軍忠義副總管楊世安守魚孔隘孤

壘不降有特立之操威望服人可任責邊防詔以世  
安就知大安軍 八月癸亥詔福州延祥菴蘆兩砦  
併置武濟水軍 閏月壬寅太白填星合于翼 九  
月壬申詔蠲高郵民耕荒田租 冬十月丙戌太白  
入于氏 十二月己丑史嵩之五請祠不允時黃濤  
劉應起徐霖等俱上書論嵩之姦深擅權帝不聽而  
論者益衆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十二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十三

武進薛應旂編集

宋紀一百十三

起甲辰至乙巳凡二年

理宗十一

書

淳祐四年春正月壬寅朔詔邊將毋擅興暴掠虐殺無辜以慰中原遺黎之望帝製訓廉謹刑二銘戒飭中外以李鳴復叅知政事杜範同知樞密院事劉伯正僉書院事範固辭遂與鳴復俱罷初範為殿中侍御史嘗論鄭清之李鳴復之過不行即棄官去至是不屑與鳴復共政上疏辭位而去帝遣使召還太學

叅政李鳴復  
同知院杜範  
舍院劉伯正

諸生亦上書留範而斥鳴復并斥史嵩之嵩之諷諫  
議大夫劉晉之併論罷二人 戊午樞密院言四川

帥臣余玠大小三十六戰多有勞效宜第功行賞詔  
玠趣上立功將士姓名等第即與推恩庚申以余玠  
兼四川屯田使 二月癸酉出封樁庫緡錢各十萬命

兩淮京湖四川制置司收瘞頻年交兵遺骸立爲義  
塚 三月以金淵僉書樞密院事 夏四月丁丑有

流星大如太白出于尾癸未填星守太微垣 五月

戊午蒙古兵圍壽春呂文德率水陸諸軍禦之 六  
月庚午朔以呂文德爲淮西招撫使未幾文德又敗

金院金淵

蒙古兵于五河復其城 乙亥賜禮部進士留夢炎  
及第第一人時徐霖舉禮部第一人亦同是科登第  
霖因宰相史嵩之挾邊功要君植黨顯國上疏歷言  
其姦深之狀以爲其先也奪陛下之心其次奪士大  
夫之心而其甚也奪豪傑之心今日之士大夫嵩之  
皆變化其心而收攝之矣且其變化之術甚深非章  
章然號於人使之爲小人也常於善類擇其質柔氣  
弱易以奪之者親任一二其或稍有異已則潛棄而  
擯遠之以風其餘彼柔弱者始雖欲爲君子終以名  
節之尊不足以易富貴之願而義利之辨亦終暗於

妻妾宮室之私則亦從之而已此嵩之變化士大夫  
之術舉朝皆受其壘瞽鮮有不爲所欺也於凡善則  
歸已過則歸君入以告於陛下者唯窺測上情承順  
風旨出以語於人則曰某事吾所謂停也某人吾所  
幹旋也是嵩之要譽于下而陛下叢怨于上也古人  
所謂斯謀斯猷唯我后之德者嵩之曷嘗有哉疏奏  
見者吐舌爲霖危之 秋七月己亥朔祈雨 乙卯  
招收沿淮失業壯丁爲武勝軍以五千人爲額 甲  
子詔故直龍圖閣項安世正學直節先朝名儒可特  
贈集英殿脩撰 八月壬辰太白晝見 蒙古諸王

拖雷第四子忽必烈思大有爲於天下延藩府舊臣  
及四方文學之士問以治道初邢臺人劉秉忠英爽  
不羈年十七爲邢臺節度使府令史以養其親居常  
鬱鬱不樂一日投筆嘆曰吾家累世衣冠乃汨沒爲  
刀筆吏乎丈夫不遇於世當隱居以求志耳即棄去  
隱武安山中久之天寧僧虛照招致爲僧往來雲中  
值忽必烈召僧海雲海雲遂邀秉忠與俱行旣入見  
應對稱旨秉忠於書無所不讀尤邃於易及邵氏經  
世書至於天文地理律曆三式六壬遁甲之屬無不  
精通論天下事如指諸掌忽必烈大愛之遂留藩邸

以承顧問 九月癸卯史嵩之以父病謁告許之甲辰史彌忠卒詔史嵩之起復右丞相兼樞密使中外莫敢言於是太學生黃愷伯金九萬孫翼鳳等百四十四人叩闕上書曰臣等恭覩御筆起復史嵩之令學士院擇日降制臣等有以見陛下念時事之多艱重大臣之去也臣等切謂君親等天地忠孝無古今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自古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未有不孝而可望其忠也宰我問三年之喪於夫子而曰期可已矣其意欲以期年之近而易三年之喪夫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

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予也有三年愛於父母乎夫宰予期年之請夫子猶以不仁斥之未聞有聞父母垂亡之病而不之問聞父母已亡之訃而不之奔有人心天理者固如是乎是不特無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且無一日之愛於其父母矣宰予得罪於聖門而若人者則又宰予之罪人也此天地所不覆載日月所不照臨鬼神之所共殛天下萬世公論之所共誅其去夷狄禽獸不遠矣且起復之說聖經所無而權宜變禮衰世始有之我朝大臣若富弼一身佩社稷安危進退係天下重輕所謂國家重臣不可一

日無者也起復之詔凡五遣使弼以金革變禮不可用於平世卒不從命天下至今稱焉至若鄭居中王黼輩頑忍無耻固持祿位甘心起復絕滅天理卒以釀成靖康之禍往事可覆也彼嵩之何人哉心術回邪蹤跡詭秘曩者開督府以和議墮將士心以厚貲竊宰相位羅天下之小人爲之私黨奪天下之利權歸之私室蓄謀積慮險不可測在朝廷一日則貽一日之禍在朝廷一歲則貽一歲之憂萬口一辭惟恐其去之不速也嵩之亡父以速嵩之去中外方以爲快而陛下起復之命已下矣陛下姑曰大臣之去

不可不留也。嵩之不天聞訃不行，乃徘徊牽引彌縫。貴戚買囑貂璫，轉移上心。夤緣御筆，必得起復之禮。然後徐徐引去。大臣佐天子以孝治天下，孝不行於大臣，是率天下而爲無父之國矣。鼎鑪尚有耳，嵩之豈不聞富弼不受起復之事乎？而乃忍爲鄭居中王黼輩之所爲邪？禮子聞父母之喪，見星而行，見星而舍。今嵩之視父死如路人，方經營內引，搖尾乞憐，暨姦謀已遂，乃始就道，初不見其有憂戚之容。夫以無父之嵩之，而陛下必欲起復之者，爲其有折衝萬里之才歟？嵩之本無捍衛封疆之能，徒有刼制朝廷之

術彼國內亂骨肉相殘天使之也嵩之貪天之功以欺陛下其意以爲三邊雲擾非我不足以制彼也殊不知敵情叵測非嵩之之所能制嵩之徒欲以制敵之名以制陛下爾陛下所以起復嵩之者謂其有經理財用之才歟嵩之本無足國裕民之能徒有私自豐殖之計且國之利源鹽筴爲重今鈔法屢更利之歸於國者十無二而聚之於私帑者已無遺筭國家之土壤日削而嵩之之田宅益廣國家之帑藏日虛而嵩之之囊橐日厚陛下眷留嵩之將以利吾國也殊不知適以貽無窮之害爾嵩之敢於無忌憚而經

營起復爲有彌遠故智可以效尤然彌遠所喪者庶  
母也嵩之所喪者父也彌遠奔喪而後起復嵩之起  
復之後而後奔喪以彌遠貪黷固位猶有顧藉丁艱  
於嘉定改元十一月之戊午起復於次年五月之丙  
申未有如嵩之匿喪罔上殄滅天常如此其慘也且  
嵩之之爲計亦姦矣自入相以來固知二親耄矣爲  
有不測旦夕以思無一事不爲起復張本當其父未  
死之前已預爲必死之地近畿總餉本不乏人而起  
復未卒哭之馬光祖京口守臣豈無勝任而起復未  
經喪之許堪故里巷爲十七字之謠也曰光祖做總

領許堪爲節制丞相要起復援例夫以里巷之小民  
猶知其姦陛下獨不知之乎臺諫不敢言臺諫嵩之  
爪牙也給舍不敢言給舍嵩之腹心也侍從不敢言  
侍從嵩之肘腋也執政不敢言執政嵩之羽翼也嵩  
之當五內分裂之時方且擢姦臣以司喉舌謂其必  
無陽城毀麻之事也植私黨以據要津謂其必無惠  
卿反噬之虞也自古大臣不出忠孝之門席寵怙勢  
至于三世未有不亡人之國者漢之王氏魏之司馬  
氏是也史氏秉鈞今三世矣軍旅將校惟知有史氏  
天下士大夫惟知有史氏而陛下之左右前後亦惟

知有史氏陛下之勢孤立於上甚可懼也天欲去之  
而陛下留之堂堂中國豈無君子獨信一小人而不  
悟是陛下欲藝祖三百年之天下壞於史氏之手而  
後已臣方涕泣裁書適觀麻制有曰趙普當乾德開  
創之初勝非在紹興艱難之際皆從變禮迄定武功  
夫擬人必於其倫曾於姦深之蒿之而可與趙普諸  
賢同日語耶趙普勝非在相位也忠肝貫日一德享  
天生靈倚之以爲命宗社賴之以爲安我太祖高宗  
奪其孝思俾之勉承王事所以爲生靈宗社計也蒿  
之自視器局何如勝非其不能企其萬一况可匹休

趙普耶臣愚所謂擢姦臣以司喉舌者此其驗也臣又讀麻制有曰謀諭憤兵之聚邊傳哨騎之馳况秋高而馬肥近冬寒而地凜方嵩之虎踞相位之時諱言邊事通川失守至踰月而後聞壽春有警至危急而後告今圖起復乃密諭詞臣昌言邊警張皇事勢以恐陛下蓋欲行其刼制之謀也臣愚所謂擢姦臣以司喉舌者又其驗也切觀嵩之自爲宰相動欲守法至於身乃跌蕩於禮法之外五刑之屬三千其罪莫大於不孝若以法繩之雖置之鈇鉞猶不足謝天下况復置諸具瞻之位其何以訓天下後世耶臣等

於蒿之本無宿怨私忿所以爭進闕下爲陛下言者  
亦欲挈綱常於日月重名教於丘山使天下後世爲  
人臣爲人子者死忠死孝以全立身之大節而已孟  
軻有言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臣等久被  
教育此而不言則人倫掃地將與蒿之胥爲夷矣惟  
陛下裁幸不報武學生翁日善等六十七人京學生  
劉時舉王元野黃道等九十四人上書畧曰天下有  
一日不可廢之人倫人心有一日不可泯之公論大  
倫之盡廢固不足爲亂臣賊子羞公論之不泯所以  
爲宗廟社稷慮先儒謂事親之情可奪則事君之情

亦可奪正以不忠實原於不孝無父必至於無君此  
理之必然也陛下拳拳於嵩之之不忍釋者豈以秋  
風向深冬寒又迫非嵩之素諳敵情熟識邊事莫能  
當此寄耶然臣等不憂敵國之勢盛而憂陛下之勢  
孤昔者金人之盛十倍韃人吾國之專政者秦檜爾  
檜死而逆亮南牧兵號百萬孰不束手無策時宰臣  
陳康伯以靜定運廟謨詞臣虞允文以忠義鼓士氣  
竟能成采石之捷成誅亮之功檜之死而有陳康伯  
虞允文孰謂嵩之之去而無如康伯允文者耶惟是  
陛下所進今不知其亡凡當世傑特之士皆銷落於

嵩之排擯之餘如王萬謝方叔以爭不勝最先去游  
侶以大政不使聞而激之去劉應起以轉對直言去  
張蟠以轉對觸諱去劉漢弼以臺論攻嵩之之黨去  
趙與懽以才名軋已而嗾逐斥去李韶以侍從數嵩  
之之專柄去王伯大以意向不合去趙汝騰以麻詞  
無佞語陰摘其小疵而遣去徐榮叟趙葵皆墮其機  
穽去別之傑號爲長厚又以每事必問本末假托而  
擠之去杜範尤爲簡聖眷負人望上前敢論諍遇事  
有分決則又用李鳴復而速其去竊聞其時太學九  
士扣闈上疏乞罷鳴復而留範九士囊封未徹於宸

旒之聽而親館之門生已入臺端矣庸邪小人奉承  
唯謹即今同僚交章論範陛下所藉以爲耳目心腹  
者皆盡空於嵩之一網陛下雖尊居九重身處佚  
愉旁無可謀之人外無入告之益是以獨善之清躬  
游於史氏之黨局君父至此天下謂何宗學生與寰  
等三十四人上書畧曰肅讀麻制私切有疑陛下謂  
其修法度能制夷狄能運掉三邊能發蹤百將又謂  
嵩之可以慰中外之望凡此數者必非陛下之意乃  
嵩之之腹心小人之無忌憚者爲陛下之喉舌也嵩  
之不孝上徹于天弔者在門賀者在閭即欲捨苦塊

而坐廟堂脫衰經而被公衮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縱使陛下屬念史氏則公主旄節魚鱗雜襲陛下之  
恩亦至矣而嵩之今乃一日不肯釋相位者其意將  
安底止耶惟陛下決去大姦則社稷幸甚建昌軍學  
教授盧鉞皆上書切諫亦不報諸生乃榜于太學齋  
廊云丞相朝入諸生夕出諸生夕出丞相夕入時范  
鍾劉伯正暫領相事惡京學生言事謂皆遊士鼓倡  
之諷京尹趙與憲逐遊士諸生聞之作捲堂文辭先  
聖以出曰天之將喪斯文實係興衰之運士亦何負  
於國遽懼斥逐之辜靜言思之良可醜也慨祖宗之

立國廣學校以儲才非惟衍豐芑以遺後人抑亦隆  
漢都而尊國士肆惟皇上克廣前猷炳炳宸奎釐爲  
四學戔戔束帛例及諸生蒙教育以如天恨補報之  
無地但思粉骨寧畏觸鱗盡言安石之奸共惜元城  
之去實惟公議不利小人始陰諷其三緘終盡打於  
一網不任其咎咎歸於君是誠何心空人之國昔鄭  
僑且謂毀校不可而李斯尚知逐客爲非彼旣便已  
行之吾亦何顏居此厄哉吾道告爾同盟見義而不  
爲當行已而有耻苟爲飽暖忍貪周粟之羞相與携  
持毋蹈秦坑之慘斯言旣出明日遂行京尹遂盡削

遊士籍時將作監徐元杰適輪對言臣前日進侍經筵親承聖問以大臣史嵩之起復臣奏陛下出命太輕人言不可沮抑陛下自盡陛下之禮大臣自盡大臣之禮玉音賜俞臣又何所容喙今觀學校之書使人感歎且大臣讀聖賢之書畏天命畏人言家庭之變哀戚終事禮制有常臣竊料其何至於忽送死之大事輕出以犯清議哉前日朝廷出命之易士論所以凜凜者實以陛下爲四海綱常之主大臣身任道揆扶翊綱常者也自聞大臣有起復之命雖未知其避就若何凡有父母之心者莫不失聲涕零是果何

爲而然人心天理誰實無之興言及此非可使聞於鄰國也陛下烏得而不悔悟大臣烏得而不堅忍臣懇懇納忠何敢詆訐特爲陛下愛惜民彝爲大臣愛惜名節而已疏出朝野傳誦帝亦察其忠亮 冬十月以劉漢弼爲左司諫時史嵩之久擅國柄帝亦患苦之乃夜降御筆黜四不才臺諫於是諫議大夫劉晉之侍御史王瓚監察御史龔基先胡清獻皆罷去故漢弼乃有是命漢弼首贊帝曰拔去陰邪庶可轉危爲安否則是非不兩立邪正不並進陛下雖欲收召善類不可得矣帝嘉納之 以吳淵爲浙東制置

使司幹辦公事丁父憂詔以前職起復力辭弗許再  
上疏且貽書政府曰人道莫大於事親事親莫大於  
送死苟冒哀求榮則大節已掃地矣何以事君時史  
嵩之方圖起復或曰得無礙時宰乎淵弗顧詔從之  
十一月徐元杰復上疏論史嵩之起復士論紛然  
乞許其舉執政自代帝曰學校雖是正論但言之太  
甚元杰對曰正論乃國家元氣今正論猶在學校要  
當保養一綫之脉因乞引去左司諫劉漢弼亦上言  
願聽嵩之終喪亟選賢臣早定相位又論馬光祖奪  
情總賦淮東乃嵩之預爲引例之地乞勒令追服以

補名教會嵩之亦自知不爲衆論所容上疏乞終制  
帝乃許之 上欲更新庶政乃召王伯大李性傳陳  
韓等赴闕於是劉漢弼及右正言鄭宋監察御史江  
萬里相繼言僉書樞密院事金淵諫議大夫劉晉之  
兵部尚書鄭起潛吏部侍郎濮斗南陳一薦起居舍  
人韓祥國子祭酒項容孫起居郎葉蕢主管侍衛步  
軍司王德明及知州林光謙等皆附麗史嵩之爲之  
腹心盤據要路公論之所切齒詔淵罷政予祠餘各  
貶官有差時王萬已卒帝思萬先見親賜御札謂萬  
立朝蹇諤古之遺直爲郡廉平古之遺愛聞其母老

左相范鍾  
右相杜範

家貧朕甚念之賜新會五千貫田五百畝以贍給其  
家初萬之學專有得於時習之語謂學莫先於言顧  
行言然而行未然者非言之僞也習未熟也熟則言  
行一矣故終其身行無不顧其言發於設施論諫皆  
根於中心遺文有時習編及其他奏劄及論天下事  
者凡十卷 十二月庚午以范鍾杜範爲左右丞相  
並兼樞密使範入相首上五事曰正治本謂政事當  
常出於中書毋使旁蹊得竊威福曰肅宮闈謂當嚴  
內外之限使宮府一體曰擇人才謂當隨其所長用  
之而久於其職毋徒守遷轉之常格曰惜名器謂如

泰政劉伯正  
知院游侶  
同知院趙葵

文臣貼職武臣閣衛不當爲徇私市恩之地曰節財  
用謂當自人主一身始自宮掖始自貴近始考封樁  
國用出入之數而補窒其罅漏求鹽筴楮弊變更之  
目而斟酌其利害仍乞早定國本以安人心 以劉  
伯正叅知政事游侶知樞密院事趙葵同知院事葵  
疏奏今天下之事其大者有幾天下之才其可用者  
有幾吾從其大者而講明之疏其可用者而任使之  
有勇畧者治兵有心計者治財寬厚者任牧養剛正  
者持風憲爲官擇人不爲人擇官用之旣當任之旣  
久然後可以責其成效又乞亟與宰臣講求規畫凡

有關於宗社安危治亂之大計者條具以聞審其所  
先後緩急以圖籌策則治功可成外患不足畏又乞  
荆游擊軍三萬人以防江詔從之 以孟珙兼知江  
陵府珙至江陵登城歎曰江陵所恃三海不知沮洳  
有變爲桑田者敵一鳴鞭即至城外蓋自城以東古  
嶺先鋒直至三汊無有限隔乃脩復內隘十有一別  
作十隘于外有距城數十里者沮漳之水舊自城西  
入江因障而東之俾遶城北入于漢而三海遂通爲  
一隨其高下爲匱蓄泄三百里間渺然巨浸土木之  
工百七十萬民不知役因繪圖上之

五年春正月丁酉朔詔更新庶政綏撫中原遺民召  
李韶權禮部尚書入見疏曰陛下改畀政權並進時  
望天下孰不延頸以覲大治臣竊窺之恐猶前日也  
君子小人倫類不同惟不計近功不急小利然後君  
子有以自見不惡聞過不諱盡言然後小人無以自  
託不然治亂安危反覆手爾今土地日蹙者未反人  
民喪敗者未復兵財止有此數旦旦而理之不過椎  
剝州縣朘削里閭就使韓白復生桑孔繼出能爲陛  
下強兵理財何補治亂安危之數徒使國家負不韙  
之名况議論紛然賢者不肯苟容而去不肖者反因

是以媒其身忠言至計之不行淺功末利之是計此君子小人進退機括所係何不思之甚也聞之道路德音每下昆蟲草木咸被潤澤恩獨不及於一朽齒威斷一出自公卿大夫莫敢後先令獨不行於一老媪小大之臣積勞受爵皆得以延于世而國儲君副社稷所賴以靈長獨不蚤計而預定又疏乞還不許擢翰林學士劉伯正罷以李性傳僉書樞密院事二月丙寅朔雨土甲戌復五河詔呂文德羊洪各進秩餘有戰功者推賞其陣没人具姓名贈恤三月庚子詔嚴賊吏法仍命有司舉行彭大雅程以升

吳洪徐敏子納賄之罪準淳熙故事戒吏貪虐 夏  
四月丙戌杜範卒範字成之黃巖人早負公輔之望  
惜其入相未久也 五月丁未詔沿江湖南江西湖  
廣兩浙制帥漕司共造輕捷戰船置遊擊軍壯士分  
備捍禦 六月丙戌工部侍郎徐元杰暴卒先是史  
嵩之旣去元老舊德次第收召及杜範入相復延元  
杰議政多所裨益是月朔日元杰當侍立先一日謁  
范鍾歸是夕熱大作夜四鼓指爪忽裂以死三學諸  
生相繼伏闕上言昔小人傾君子者不過使之死于  
蠻煙瘴雨之鄉今蠻煙瘴雨不在嶺外而在朝廷詔

付臨安府鞠治常所給使之人獄迄無成劉漢弼亦  
每以姦邪未盡屏汰爲慮未幾以腫疾暴死太學生  
蔡德潤等百七十有三人復叩闕上書訟寃詔給元  
杰漢弼官田五百畝緡錢五千恤其家時杜範入相  
八十日卒元杰漢弼相繼暴死時謂諸公皆中毒堂  
食無敢下筯者初嵩之從子璟卿嘗上書諫嵩之曰  
伯父秉天下之大政必辦天下之大事膺天下之大  
任必能成天下之大功比所行寢不克終用人之法  
不待舉薦而以官者有之譴責未幾而旋蒙叙理者  
有之丁難未幾而遽被起復者有之借曰有非常之

才有不次之除醜恩異賞所以收拾人才而不知斯  
人者果能運籌帷幄獻六奇之策而得之乎抑亦獻  
賂幕賓而得之乎果能馳身鞍馬效一戰之勇而得  
之乎抑亦效顰奴僕而得之乎徒聞苞苴公行政出  
多門便嬖私昵狼狽萬狀祖宗格法壞於今日也自  
開督府東南民力困於供需州縣倉卒匱於應辦輦  
金帛輓芻粟絡繹道路曰一則督府二則督府不知  
所幹者何事所成者何功近聞蜀川不守議者多歸  
退師於鄂之失何者分戍列屯備邊禦戎首尾相援  
如常山之蛇維揚則有趙葵廬江則有杜伯虎金陵

則有別之傑爲督府者宜據鄂渚形勢之地西可以  
援蜀東可以援淮北可以鎮荆湖不此之圖盡捐藩  
籬深入堂奧伯父謀身自固之計則安其如天下蒼  
生何是以饑民叛將乘虛擣危侵軼於沅湘搖蕩於  
鼎澧爲江陵之勢苟孤則武昌之勢未易守荆湖之  
路稍警則江浙之諸郡焉得高枕而卧况殺降失信  
則前日徹疆之計不可復用矣內地失護則前日清  
野之策不可復施矣此隙一開東南生靈特几上之  
肉耳宋室南渡之疆土惡能保其金甌之無闕也盍  
早爲之圖上以寬九重宵旰之憂下以慰雙親朝夕

之望不然師老財殫績用不成主憂臣辱公論不容  
萬一不畏強禦之士繩以春秋之法聲其討罪不效  
之咎當此之時雖優游菽水之養其可得乎異日國  
史載之不得齒於趙普開國勲臣之列而乃廁於蔡  
京誤國亂臣之後遺臭萬年果何面目見我祖於地  
下乎人謂禍起蕭牆危如朝露此愚所痛心疾首爲  
伯父苦口極言爲今之計莫若盡去在幕之羣小悉  
召在野之君子相與改絃易轍戮力王事庶幾失之  
東隅收之桑榆矣如其視失而不知救視非而不知  
革薰猶同器駑驥同櫪天下大勢駸駸日趨於危亡

同舍院陳韡

之域矣伯父與璟卿親猶父子也伯父無以少年而忽之則吾族幸甚天下生靈幸甚我祖宗社稷幸甚居無何璟卿暴卒相傳嵩之致毒云 范鍾進所召試館職二人上思徐霖之忠親去其一易霖名及試霖曰人主無自強之志大臣有患失之心故元良未建凶姦未竄是時杜範已卒而鍾雖得位畏嵩之復出爲已禍故也 秋七月癸巳朔日食 蒙古察罕會張柔掠淮西至揚州而去 冬十一月以陳韡同僉書樞密院事 壬子詔蒙古兵入蜀權巴州何震權成都府馮有碩權漢州王驤權成都縣楊兌權資

右相游侶  
知院趙葵  
同知院李性傳

州劉末權潼川府魏靄皆死于官守其各贈恤 十  
二月己卯以游侶為右丞相兼樞密使趙葵知樞密  
院事李性傳同知院事程元鳳為右補闕元鳳上疏  
論格心之學謂革士大夫之風俗當革士大夫之心  
術人以為格言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十三

浙江圖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十四

武進薛應旂編集

宋紀一百十四

起丙午至壬子九十七年

理宗十二

淳祐六年

蒙古定宗貴由元年

春正月辛卯朔日食祕書省正

字徐霖應詔上疏曰日陽類也天理也君子也吾心

之天理不能勝乎人欲朝廷之君子不能勝乎小人

宮闈之私暱未屏瑣闥之姦邪未辨臺臣之討賊不

決精稜感浹日爲之食又數言建立太子遷校書

詔三學舉經明行脩氣節之士置國用所命趙與

壞相極矣

憲爲提領官 二月己巳范鍾罷時游侶與鍾並相  
不協鍾力辭去未允尋以臺諫論罷時鍾方坐相府  
臺吏以牒呼而出之 三月癸巳日暈周匝珥氣  
夏四月辛酉太白晝見壬戌太陰犯太白 戊寅詔  
授朱熹門人胡瑗呂燾蔡模並迪功郎本州學教授  
給札錄其著述并條具所欲言者以聞 閏月戊戌  
呂文德言今春北兵攻兩淮統制汪懷忠所至逆戰  
將士陣亡者衆詔給緡錢恤其家 癸卯余玠言北  
兵分四道入蜀將士捍禦有功者輒以便宜推賞具  
立功等第補轉官資以聞詔從之 五月己卯詔諸

奉政陳詳

鎮募兵造舟置馬帥臣其務獎激將士以嚴邊防

六月丙午祈雨 壬子以陳鞞叅知政事乙卯臺臣

言李鳴復劉伯正進則害善類退則蠹州里詔削秩

罷宮觀 秋七月壬戌泉州饑州民謝應瑞自出私

鈔四十餘萬糴米以賑鄉井全活甚衆詔補進義校

尉 蒙古主貴由立貴由太宗長子母六皇后臨朝

四年至是會諸王百官議立貴由乃即位于汪吉宿

滅禿里之地朝政猶出於后 八月己酉賜文士劉

克莊進士出身以爲秘書少監國史編脩尋兼崇政

殿說書 九月戊辰以賈似道爲京湖制置使 癸

酉孟珙卒珙字璞玉隨州棗陽人珙隨父宗政立戰  
功歷官節度使忠君體國之念可貫金石在軍中叅  
佐部曲論事言人人異珙徐以片言折衷衆志皆愜  
謁士遊客老校退卒壹以恩意撫接名位雖重惟建  
旗鼓臨將吏面色凜然無敢涕唾者退則掃地焚香  
隱几危坐若肅然事外遠貨色絕滋味尤邃於易學  
累贈太師追封吉國公謚忠襄 冬十月乙未墳星  
歲星熒惑合于亢巳酉太白入氐 十一月辛巳詔  
北兵入蜀前制置使陳隆之闔家罹害死不易節其  
特贈徽猷閣待制官其二子賜謚立廟 殿中侍御

史謝方叔言豪強兼并之患至今日而極非限民名  
田有所不可是亦救世道之微權也國朝駐蹕錢塘  
百有二十餘年矣外之境土日荒內之生齒日繁權  
勢之家日盛兼并之習日滋百姓日貧經制日壞上  
下煎迫若有不可爲之勢所謂富貴操柄者若非人  
主之所得專識者懼焉夫百萬生靈資生養之具皆  
本於穀粟而穀粟之產皆出於田今百姓膏腴皆歸  
貴勢之家租米有及百萬石者小民百畝之田頻年  
差充保役官吏誅求百端不得已則獻其產於巨室  
以規免役小民田日減而保役不休大官田日增而

保役不及以此弱之肉強之食兼并浸盛民無以遂其生於斯時也可不嚴立經制以爲之防乎去年諫官嘗以限田爲說朝廷付之悠悠不知今日國用邊餉皆仰和糴然權勢多田之家和糴不容以加之保役不容以及之敵人睥睨於外盜賊窺伺於內居此之時與其多田厚貲不可長保曷若捐金助國共紓目前在轉移而開導之耳乞諭二三大臣據臣僚論奏而行之使經制以定兼并以塞于以尊朝廷于以裕國計陛下勿牽貴近之言以搖初意大臣勿避仇怨之多而廢良策則天下幸甚從之 十二月乙未

史嵩之服除有進用之意殿中侍御史章琰正言李  
昴英監察御史黃師雍論嵩之無父無君醜聲穢行  
律以無將之法罪有餘誅乞寢宮祠削官遠竄翰林  
學士李韶與從官抗疏曰臣等謹按春秋桓公五年  
書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春秋之初無君無親者  
莫甚於鄭莊二百四十二年之經未有云王伐國者  
而書王書伐以見鄭之無王而天王所當聲罪以致  
討未有書諸侯從王以伐者而書三國從王伐鄭又  
見諸侯莫從王以伐罪而三國之微者獨至不足伸  
天王之義初不聞以其嘗爲王卿士而薄其伐今陛

下不能正姦臣之罪其過不專在上蓋大臣百執事不能輔天子以討有罪皆春秋所不赦乞斷以春秋之義亟賜裁處乃命嵩之致仕詔不復用 蒙古萬

戶寇京湖江淮之境攻虎頭關塞拔之進至黃州

七年

蒙古定宗二年

春正月乙卯朔詔間者絀逐非才收召

衆正史嵩之已令致仕示不復用咨爾二三大臣其一乃心務舉實政以輯寧我邦家若辭浮于實玩愒歲月朕何賴焉 二月庚寅詔淮安主簿周子鎔久俘于北數遣蠟書諜報邊事今遂生還可改朝奉郎優與升擢 蒙古忽必烈受邢州分地邢當要衝徵

合院王伯大  
吳潛  
右相鄭清之

求百出民弗堪命劉秉忠薦張文謙可用遂召見命  
掌王府書記言于忽必烈曰今民生困敝莫邢爲甚  
盍擇人往治之於是乃選脫兀劉肅李簡三人至邢  
協心爲治戶增十倍由是忽必烈益重儒士多自文  
謙發之 三月庚午祈雨 夏四月庚子以王伯大  
僉書樞密院事吳潛僉書院事辛丑游侶罷以鄭清  
之爲太傅右丞相兼樞密使牟子才兩上封事言今  
日有微欽時十證又請爲濟王立後以回天怒校書  
郎徐霖言諫議大夫鄭霖臨安府尹趙與篋不報出  
關子才言陛下行霖言則霖留不然則不留也二人

樞使趙葵  
知院陳韓

兼叅政吳潛

之中宋尤無耻請先罷斥宋去至若嵩之謀復相清  
之誤引嵩之之黨別之傑共政皆歷歷爲上言之作  
書以孔光張禹切責清之清之復書媿謝謁告還安  
吉州寓舍 以趙葵爲樞密使督視江淮京湖軍馬  
陳韓知樞密院事湖南安撫大使葵兼知建康府韓  
兼知潭州 庚戌出緡錢千萬銀十五萬兩并戶部  
銀五千萬兩付督視行府趙葵調用 五月壬申以  
吳潛兼權叅知政事 乙亥詔求直言弭旱徐霖應  
詔言諫議大夫不易則不雨京兆尹不易則不雨不  
報去國上遣著作郎姚希得留之不還御筆改合入

恭政別之傑  
同金院鄭案

官廼改宣教郎霖屢辭曰向爲身死而不敢欺其君  
父今以官高而自眩於平生失其本心何以暴其忠  
志又曰志貴乎潔忠尚乎精即有取則自蹈於垢汗  
矣 六月癸巳賜進士五百二十七人得汪立信

戊申詔兩淮襄蜀及江閩內地曾經兵州縣遺骸暴  
露感傷和氣所屬有司收瘞之 秋七月乙丑吳潛

罷丁卯以別之傑叅知政事鄭案同僉書樞密院事

八月甲申鄭案罷 蒙古以高麗歲貢不入伐之

自後終憲宗八年凡四易將拔其城十有四 冬十  
月巳酉臺臣言添差攝局頒入奏辟改任薦舉借補

曠職匿過十弊 十一月丁巳詔茶陵知縣黃端卿

為郴寇所害進官蔭子立廟衡州 十二月壬辰詔

太學生程九萬自北脫身來歸且條上邊事賜廸功

郎

八年蒙古定宗三年春二月丁亥趙葵言呂文德洎諸將解

泗州之圍有功詔補轉推賞有差 戊子太陰生黃

白暈癸巳雨雹 乙未福州民羅母年過百歲特封

孺人復其家敕有司歲時存問以厚風化 三月蒙

古主真由卒于橫相乙兒之地廟號定宗時國內大

旱河水盡涸野草自焚牛馬死者十八九人不聊生

樞使徐鹿卿  
泰政王伯大  
同知院應禩  
合院謝方升  
同合院史宅之

諸王及各部又遣使於諸郡徵求貨財或於西域回  
鶻索取珠璣或於海東取鷹鶻驛騎絡繹晝夜不絕  
民力益困皇后幹兀立海迷失抱曲出子失烈門聽  
政諸王大臣多不服 夏六月戊戌以徐鹿卿為樞  
密使 秋七月辛亥以王伯大叅知政事應禩同知  
樞密院事謝方叔僉書院事史宅之同僉書院事癸  
酉王伯大罷知建寧府 冬十月甲戌朔別之傑罷  
知紹興府

九年春正月乙巳孟啓授慶遠軍節度使進封益國  
公 庚申詔周世宗八世孫柴彥穎襲封崇義公

辛酉詔兩淮京湖沿江曠土軍民從便耕種秋成日  
 官不分收 癸亥詔給官田五百畝命臨安府創慈  
 幼局收養遺棄嬰兒 丁卯許應龍卒應龍字恭甫  
 閩縣人嘉定元年進士調汀州教授歷官端明殿學  
 士僉書樞密院卒年八十一應龍不躁不競不激不  
 隨不妄薦士而亦無傷人害物之事曾治潮州尤可  
 紀也 己巳范鍾卒鍾字仲和蘭溪人嘉定元年進  
 士歷官端明殿學士僉書樞密院為相直清守法重  
 惜名器雖無赫赫可稱而清德雅量與杜範李宗勉  
 齊名謚文肅 閏二月甲辰以鄭清之為太師左丞

左相鄭清之  
 右相趙葵

泰政應錄  
謝方升  
同和洗史宅之

相趙葵為右丞相並兼樞密使應劭謝方叔叅知政  
事史宅之同知樞密院事清之辭免太師許之 三  
月癸未以賈似道為京湖安撫制置大使 夏四月  
壬寅朔日食 五月陳韓罷 六月丙寅詔邊郡各  
立廟一賜額褒忠凡沒于王事忠節顯著者並祀之  
守臣春秋致祭 秋七月癸酉太白犯進賢星 八  
月己酉以吳潛知紹興府浙東安撫使 九月嚴中  
外上書之禁時諫臣言譁徒吻士結黨扣闥箠鼓是  
非為攫利之計詔中外士庶上書其言有益於國者  
必加精採倘涉私邪朋姦罔上妄肆雌黃當嚴加究

同知院吳潜  
令院徐清叟

問是時臺綱不振。嬖寵干政。彈文及其私黨。則內降  
聖旨。宣諭刪去。謂之節帖。臺諫不敢與爭。冬十一  
月癸未。應徽罷。十二月己亥。以吳潜同知樞密院  
事。徐清叟僉書院事。

十年春三月癸未。言者論趙葵非由科目進。且曰宰  
相須用讀書人。葵因力辭。其表有云。霍光不學無術。  
每思張詠之語。以自慚。后稷所讀何書。敢以趙抃之  
言而自解。因罷。爲醴泉觀使。庚寅。以賈似道爲兩  
淮制置大使。知揚州。李曾伯爲京湖制置使。知江陵  
府。秋八月甲寅。台州大水。九月甲子。朔。賈似道

兼淮西安撫使 己巳賜禮部進士方夢魁及第第

一人改名逢辰 冬十月辛酉詔諸主兵官今後行

罰毋杖脊以傷人命蜀帥余玠慷慨自許有挈故地  
還天子之語上嘉之數年之間建城壁築關隘增屯  
堡邊境稍息於是一意出師率諸將巡邊直擣興元  
遇蒙古將汪德臣鄭鼎大戰而還 十一月壬申以  
趙葵判潭州湖南安撫大使

十一年

蒙古憲宗  
蒙哥元年

春正月己丑詔沿海沿江州郡申

嚴水軍之制 二月乙未左丞相鄭清之等上玉牒  
日曆會要及光寧宗寶訓 三月戊寅以謝方叔知

知院謝方科  
同知院徐清叟  
奏政吳潛

樞密院事徐清叟同知院事吳潛參知政事潛入對  
言國家之不能無敝猶人之不能無病今日之病不  
但倉扁望之而驚庸醫亦望而驚矣願陛下篤任元  
老以爲醫師博采衆益以爲醫工使臣輩得以效牛  
溲馬渤之助以不辱陛下知人之明 夏四月丁未  
鄭清之等進淳祐條法事類凡四百三十篇 六月  
甲子余玠奏進北馬五百詔立功將士趣上姓名推  
恩 高達帶遙郡刺史權知襄陽府管屯戍軍馬  
乙巳詔求遺書并山林之士有著述者許上進 蒙  
古蒙哥立初定宗卒乂未立君中外洶洶至是諸王

木哥及大將兀良合台等咸會議所立時定宗后所遣使者在坐曰昔太宗命以皇孫失列門爲嗣諸王百官皆與聞之今失列門故在而議欲他屬將寘之何地邪元良合台等不聽共推蒙哥即位于闊帖兀阿蘭之地追尊其考拖雷爲帝廟號睿宗失列門及諸弟心不能平蒙哥因察諸王有異同者並羈縻之取主謀者誅之遂頒便宜事于國中罷不急之役凡諸王大臣濫發牌印詔旨宣命盡收之政始歸一元良合台速不臺之子也浙秋七月蒙古主命其弟忽必烈總治漢南詔凡軍民在漢南者聽忽必烈總之

遂開府于金蓮川時姚樞隱居蘇門忽必烈遣趙璧  
召之樞至大喜待以客禮樞乃爲書數千言上之首  
陳帝王之道與治國平天下之大經彙爲八目曰脩  
身力學尊賢親親畏天愛民好善遠佞次及救時之  
弊爲條三十忽必烈竒其才動必召問樞因言于忽  
必烈曰今土地人民財賦皆在漢地王若盡有之則  
天子何爲後必有間之者矣不若惟持兵權凡事付  
之有司則勢順理安忽必烈從之忽必烈又召陵川  
郝經諮以經國安民之道經條上數事忽必烈大悅  
遂留王府會有得宋奏議以獻言謹邊防守衝要凡

七道下諸將議經曰古之一天下者以德不以力彼  
今未有敗亡之釁我乃空國而出諸侯窺伺於內小  
民凋弊於外經見其危未見其利也王不如脩德布  
惠敦族簡賢綏懷遠人控制諸道結盟飭備以待西  
師上應天心下繫人望順時而動宋不足圖也必烈  
以經儒生愕然曰汝與張拔都議邪經對曰經少館  
張柔家嘗聞其論議此則經臆說耳柔不知也進七  
道議七千餘言 蒙古遣察罕等將兵分道寇淮蜀  
八月庚戌詔以故直龍圖閣樓昉所著中興小傳  
百篇宋十朝綱目并撮要二書付史館謄寫 辛亥

詔比覽林光世易範明易推星配象演義有司其以  
禮津遣赴闕 冬閏十月癸丑太白入氏 十一月

甲辰鄭清之乞解機政遂以太傅充醴泉觀使奉朝

請 庚戌鄭清之卒清之字德源鄞人初名燮字文

叔嘉泰十年進士自與史彌遠議廢立得至宰輔然

端平之初召用正人清之則與有力焉其再相則年

齒衰暮政歸妻子閒廢之人或因緣以賄進為世所

少 甲寅以謝方叔為左丞相吳潛為右丞相兼樞

密院使時二揆虛席嵩之貨遊士上書薦已諠傳麻

制已下衆心洶洶及聽宣制則方叔潛也始帝欲相

左相謝方叔  
右相吳潛

奉政待清吏  
合院董槐

嵩之中夜忽悟召學士改相二人詔牟子才還朝子  
才先辭秘書郎主管崇道觀至是遷著作郎謝方叔  
吳潛交書道上意趣行益急乃至兼崇政殿說書子  
才隨事奏陳舉朝誦子才奏疏皆曰有德之言也

乙卯以徐清叟叅知政事董槐僉書樞密院事 蒙

古忽必烈置經畧司于汴分兵屯田自闊端取漢上  
諸郡因留軍戍境上繼而襄樊壽泗復降而壽泗之  
民盡爲軍官分有由是降附路絕雖歲侵淮蜀軍將  
唯利剽殺城無居民野皆榛莽至是忽必烈從姚樞  
之請置經畧司於汴以忙哥史天澤楊惟中趙璧爲

使俾屯田唐鄧等州授之兵牛敵至則戰退則耕西  
起穰鄧東連清口桃源列障守之初河南總管劉福  
貪酷虐害遺民將二十年惟中召福聽約束福以數  
千人擁衛而至惟中握大挺擊殺之百姓莫不稱快  
蒙古號西域僧那摩爲國師那摩西域築乾國人  
與兄幹脫赤俱學浮屠定宗嘗命幹脫赤佩金符奉  
使省民瘼憲宗復尊禮那摩令總天下釋教幹脫赤  
亦費用事 十二月戊辰詔以八事訓飭在廷曰肅  
紀綱用正人救楮弊固邊陲清吏道淑士氣定軍制

結人心

十二年

蒙古憲宗二年

春正月辛丑太學錄楊懋卿以孝行

卓異詔旌其門

二月乙卯朔日食壬午詔襄郢新

復蠲賦稅

蒙古兵復攻隨郢安復副總管馬榮率

將士連日拒戰却之

蒙古城沔州蒙古主蒙哥以

諸王嘗欲立失烈門乃徙太宗后乞里吉忽帖尼于

擴端所居地之西分遷諸王于各邊以太宗后妃家

貲分賜諸王定宗后及失烈門母以厭禳並賜死禁

錮失烈門于沒脫赤之地

夏五月乙巳信州玉山

縣盜起詔罷諸郡經界

六月嚴衢婺信台處建劔

邵同日大水冒城郭漂室廬人民死者以萬數詔遣

使分行賑恤之徐清叟言漢關中大水翼奉以爲后親舅之故今宜少抑宦官戚畹以回天意牟子才言今日納私謁溺近習勞土木庇小人失人心五者皆蹈宣和之失苟不恐懼脩省臣恐宣和京城之水將至矣爨理陰陽大臣之事宜諭大臣息爭以召和氣除壅蔽以通下情今遣使訪問水災德至渥也願出內帑賑之又言謚以勸懲當出自朝廷毋待其家自請 崇政殿說書徐霖上疏言葉大有陰柔姦黠爲羣儉冠不宜久長臺諫乞斥去不報霖知無不言於是讒嫉者思以中傷而上亦不說乞補外知撫州

至則祠先賢寬租賦賑饑窮誅悍將建營砦幾一月而政舉化行以言去士民遮道不得行及暝始由徑以出 蒙古主以中州封同姓名弟忽必烈於汴京關中自擇其一姚樞曰南京河徙無常土薄水淺瀉鹵生之不若關中厥田上土古名天府陸海忽必烈遂請於蒙古主曰關中戶寡河南懷孟地狹民夥可取自益由是盡有關中河南之地忽必烈遂分遣使戍興元諸州又奏割河東解州鹽池以供軍立從宜府於京兆屯田鳳翔募民受鹽入粟轉漕嘉陵蒙古主使忽必烈將兵擊大理至曲先腦兒之地

叅政徐清叟  
同知院董槐

夜燕姚樞陳宋太祖遣曹彬取南唐不殺一人市不  
易肆事明日忽必烈據鞍呼曰汝昨夕言曹彬不殺  
者吾能爲之樞馬上賀曰王能如此生民之幸有國  
之福也 秋八月丁丑班會天曆辛巳詔改明年爲  
寶祐元年 冬十月癸丑以徐清叟叅知政事董槐  
同知樞密院事壬申詔襄郢新復其務措置屯田脩  
渠堰 蒙古汪德臣將兵掠成都薄嘉定四川大震  
余玠率諸將俞興元用等夜開關力戰始解去 十  
一月庚寅吳潛以水災乞解機政以觀文殿大學士  
提舉洞霄宮 丙辰夜臨安大火三日乃熄詔求直

言帝又諭輔臣曰近來早朝多奏臣下辭免等細事而事體大者乃從繳進甚非臨朝聽政之意自今宜就早朝面奏以湯漢爲國史實錄院校勘漢上封事其畧曰君心敬肆之分實上天喜怒之由一念之敬上帝臨汝祥風慶雲所從出也一念之肆上帝震怒妖稜陰沴所從生也故任天下之大立心不可不公守天下之重持心不可不敬不公不敬所以感動天地而水火之災捷出於數月之內也陛下可復以常日玩易之心處之乎十一月癸亥詔海神爲大祀春秋遣從臣往祭奉常條具典禮來上丁丑立春

宋元通鑑卷一百十四  
雷震時言路壅塞太學生楊文仲率同舍生叩闈極  
言時事有曰天本不怒人激之使怒人本無言雷激  
之使言時爭傳之

宋元通鑑卷一百十四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十五

武進薛應旂編集

宋紀一百十五

起癸丑至乙卯凡三年

理宗十三

寶祐元年

蒙古憲宗二年

春正月庚寅詔以與芮子孜為皇

子改名祺封永嘉郡王製資善堂記賜之帝在位歲

久無子羣臣屢以為言至是乃有是詔明年進封忠

王 蒙古兵渡漢江寇萬州入西柳關京湖都統高

達拒却之 三月己酉朔日食 戊辰陳垓以賊竄

潮州 蒙古汪德臣既城沔利且耕且守蜀土遂不

可復 三月丙申別之傑卒之傑字宋才郢州人嘉定元年進士歷叅知政事贈少師碌碌庸人無所建白唯嘗乞祠歸養猶知有親也 夏四月己亥賜禮部進士及第出身有差是科楊文仲登第時弋陽謝枋得策極攻丞相董槐與宦官董宋臣及奏名枋得中乙科除撫州司戶叅軍即棄去 五月甲午召余玠還 六月庚申以余晦爲四川宣諭使代余玠初利州都統王夔素殘悍號王夜叉恃功驕恣桀驁不受節度所至劫掠每得富家穴箕加頸四面燃箕謂之墓蝕月以弓弦繫鼻下高懸於格謂之錯繫喉縛

人兩股以木交壓謂之乾榨酒以至用醋灌鼻惡水灌耳口等毒虐非一以脇取金帛稍不遂意即死其手蜀人苦之余玠帥蜀至嘉定夔帥所部兵迎謁纔羸弱二百人玠曰久聞都統兵精今疲敝若此殊不稱所望夔對曰夔兵非不精所以不敢即見者恐驚從人耳頃之班聲如雷江水爲沸旗幟精明舟中皆戰掉失色而玠自若也徐命吏班賞有差夔退謂人曰儒者中乃有此人玠久欲誅夔獨患其握重兵居外恐輕動危蜀謀於親將楊成成曰今縱弗誅養成其勢後一舉足西蜀危矣夔在蜀雖又有威名孰與

吳氏夔固弗若也。夫吳氏當中興危難之時，能百戰以保蜀，傳之四世，恩威益張，根本益固，蜀人知有吳氏而不知有朝廷。一旦曦為畔逆，諸將誅之如取狐豚，况夔無吳氏之功而有曦之逆心，恃豨突之勇敢，慢法度，縱兵殘民，奴視同列，非有吳氏得人之固也。今誅之一夫力耳，待其發而取之，難矣。玠意遂決，夜召夔計事，潛以成代領其衆，夔纔離營而新將已單騎入矣。將士皆錯愕相顧，不知所為。成以帥指譬曉之，遂相率下拜。夔至，玠斬之，乃薦成爲文州刺史。會戎州帥欲舉統制姚世安爲代，玠素欲革軍中舉代

之弊以三千騎至雲頂山下遣都統金某徃代世安  
世安閉關不納而世安素結丞相謝方叔子姪至是  
求援於方叔方叔遂倡言玠失利戎之心非我調停  
且旦夕有變又陰嗾世安密求玠之短陳於帝前帝  
惑之於是世安乃與玠抗玠鬱鬱不樂玠專制四蜀  
凡有奏疏詞氣不謹帝不能平會徐清叟入對語及  
玠因言玠不知事君之禮陛下何不出其不意而召  
之帝不答清叟曰陛下豈以玠握大權召之或不至  
邪臣度玠素失士心必不敢帝然之乃以資政殿學  
士召而以知鄂州余驍代之 蒙古伐西域 秋七

月甲午余玠卒玠字義夫蘄州人以趙葵薦引歷官  
資政殿學士玠之治蜀也任都統張實治軍旅安撫  
王惟忠治財賦監薄朱文炳接賓客皆有常度至於  
脩學養士輕徭以寬民力薄征以通商賈蜀既富實  
乃罷京湖之餉邊關無警又撤東南之戍自寶慶以  
來蜀閩未有能及之者然久假便宜之權不顧嫌疑  
昧於勇退遂來讒賊之口又置機捕官雖足以廉得  
事情然寄耳目於羣小故人多懷疑懼至是聞召不  
自安一夕暴卒齋志以沒或謂仰藥死蜀人莫不悲  
之論曰宋之不競若天有以限之纔得一人讒忌

即入自其盛時固已有之熙豐以後類不相容迄於南渡日甚一日迨嘉寶間殘金雖亡蒙古方熾余玠治蜀措置有方猶足以爲一木之支而謝方叔徐清叟之徒必爲疑問以致之死嗚呼玠死之後不特蜀非宋有而國祚從可知矣尋又籍玠家財以犒師若非忠義之士有不解體者哉 八月丙辰以余晦爲四川制置使 冬十月丙午朔詔出緡錢二百萬賑恤京城軍民 十一月己丑賈似道獻所獲良馬賜詔褒嘉其將士增秩賞賚有差 十二月蒙古忽必烈以兀良合台總諸軍事分三道自臨洮經行山谷

二千餘里自金沙江乘革囊及楫以濟摩莎蠻主迎  
降進薄大理城大理國主段氏微弱國政皆決于高  
祥殺信使遁去忽必烈怒將屠其城張文謙劉秉忠  
姚樞諫曰殺使拒命者高祥耳非民之罪請宥之姚  
樞裂帛爲旗書止殺之令分號街陌大理之民賴以  
全活惟虜其王段知興分兵取附都鄯善烏爨等部  
進入吐蕃其酋唆火脫懼而出降兵威所加鮮不款  
附忽必烈遂班師留兀良合台攻諸夷之未附者

二年

蒙古憲宗四年

春正月蒙古忽必烈還京兆以姚樞爲

京兆勸農使教民耕植

二月甲辰詔太常釐正秦

知院待清叟  
泰詳董槐

檜謚因諭輔臣曰謚謬狠可也 庚申詔饒州布衣  
饒魯不事科舉一意經學補廸功郎本州教授 余  
晦遣都統甘閏以兵數萬城紫金山乃蜀之要地蒙  
古汪德臣選精卒銜枚夜進大破之閏僅以身免城  
遂爲蒙古所據 蒙古寇合州守將王堅敗之 三  
月壬午王善使蒙古留七年來歸甲午城東海賈似  
道以圖來上 夏四月辛亥詔邊兵貧困可閔閒田  
甚多分給耕種守臣理之 乙丑以徐清叟知樞密  
院事董槐叅知政事 六月甲寅侍御史吳燧等論  
故蜀帥余玠聚斂罔利七罪玠死其子如孫盡竊帑

必受謝方拜拍

同知院賈似道

庾之積以歸詔簿錄玠家財以犒師賑邊如孫遂認  
錢三千萬徵之累年始足 丁巳加賈似道同知樞  
密院事庚午召余晦還初晦帥蜀制下徐清叟奏曰  
朝廷命令不甚行於西蜀者十有二年今天斃余玠  
乃祖宗在天之靈社稷無疆之福陛下大有爲之機  
也今以素無行檢輕儇浮薄不堪任重如余晦者當  
之臣恐五十四州軍民不特望而輕鄙之夷狄聞之  
亦且竊笑中國之無人矣所有除晦內批乞賜收回  
上責清叟曰數十年來未見執政繳回成命者卿若  
固執則廟堂之間同列之義皆有不安召命已頒決

難反汗及晦在蜀屢敗邊事日急至是召晦還 閏  
月壬申董槐上疏曰蜀事孔棘願假臣宣撫之名置  
司夔門以通荆蜀上以槐言事無隱方嚮用之乃優  
詔答曰士大夫以事功自勉者鮮卿請帥蜀足見忠  
壯然經理西事當在廟堂宜竭謀猷以副委任 壬  
午以李曾伯爲四川宣撫使代余晦 戊戌釋蒙古  
使者離揚州北歸時月里麻思已死 秋七月己酉  
詔賈似道開闢以樞密行府爲名 八月乙亥詔以  
前知閬州兼利州西路安撫王惟忠付大理獄惟忠  
以余晦鎮蜀心輕之呼其小字曰余再五來也晦怒

誣奏惟忠潛通北國致下大理勘官陳大方煅煉成  
獄戍戍籍王惟忠家財官九月甲午斬王惟忠于都  
市血上流而色不變且謂陳大方曰吾死訴于天帝  
未幾大方入朝恍惚與惟中相見遂病 丁酉追削  
余玠官秩奪其子晦告身 冬十一月蒙古忽必烈  
以廉希憲為京兆宣撫使希憲畏兀人少入侍忽必  
烈篤好經書一日方讀孟子聞召因懷以進忽必烈  
問其說希憲以性善義利仁暴之旨為對忽必烈善  
之目為廉孟子又一日與諸貴臣校射連發三中衆  
驚服曰真文武材也忽必烈自大理還以京兆分地

置宣撫司命希憲爲使京兆控制隴蜀諸王貴藩分  
布左右民雜戎羗尤號難治希憲講求民間利害抑  
強扶弱摘伏摧姦境內大安暇則明經讀史凡義理  
精粗事物得失必研究之 蒙古張柔城亳州柔以  
連歲勤兵兩淮艱于糧運奏請據亳之利蒙古主乃  
召柔率山前八軍城而戍之柔又以渦水北溢淺不  
可舟軍旣病涉曹濮魏博粟皆不至又以百丈口爲  
宋往來之道俱築甬路一自亳而汴一自亳而南置  
堡立柵密爲偵邏由是糧無不達

三年

蒙古憲宗五年

春正月己未迅雷庚申起居郎牟子才

上疏言元夜張燈侈靡倡優下賤竒技獻笑嫖汙清  
禁上累聖德今震霆示威願聖明覺悟天意可回帝  
納其言秘書危昭德疏言國之命在民民之命在士  
大夫士大夫不廉腴民膏血爲己其腴民不堪命矣  
願陛下與二三大臣察利害之實寃安危之本明詔  
郡國申嚴號令俾急其所急凡荒政之當舉者不可  
一日而置念緩其可緩凡苛賦之肆擾者易爲此時  
之寬征固結人心乃所以延天命也 二月蒙古侵  
漢蜀荆淮帝深憂之給事中王埜言國家與蒙古本  
無深讐而兵連禍結皆原於入洛之師輕啓兵端二

三狂妄如趙楷全子才劉子澄輩淺率寡謀遂致隻  
輪不返全子才誕妄慘毒今乃援劉子澄例自陳改  
正乞寢二人之命罷其祠祿以爲喪師誤國之戒從  
之 蒙古忽必烈徵許衡爲京兆提學衡懷慶河內  
人幼有異質七歲入學授章句問其師曰讀書何爲  
師曰取科第耳曰如此而已乎師大竒之謂衡父母  
曰兒穎悟非常他日必有過人者吾非其師也遂辭  
去稍長嗜學如饑渴然遭世亂且貧無書嘗從日者  
家得書疏義避難徂徠山得易王弼說夜思晝誦身  
體而力踐之言動必揆諸義而後發嘗暑中過河陽

渴甚道有梨衆爭取啖之衡獨危坐樹下自若或問  
之曰非其有而取之不可也人曰世亂此無主曰梨  
無主我心獨無主乎既而往來河洛間從柳城姚樞  
得程朱氏書益大有得尋居蘇門與樞及竇默相講  
習慨然以道自任嘗語人曰綱常不可一日亡於天  
下苟在上者無以任之則在下之任也凡喪祭娶嫁  
必徵於禮以倡其鄉人學者寢盛衡嘗語之曰進學  
之序必當棄前日章句之習從事于小學因悉取向  
來簡帙焚之使無大小皆自小學入是時秦人新脫  
於兵欲學無師聞衡來人人莫不喜幸於是郡縣皆

建學民大化之 三月以王桎僉書樞密院事己未

雨土詔不許傳播邊事 以宣盛世事 夏四月乙酉以江萬里為

福建安撫使 五月久雨以監司州郡辟書冗濫詔

申嚴禁止辛酉西蜀地震閩浙大水 以宦者董宋

臣幹辦佑聖觀宋臣逢迎上意起梅堂芙蓉閣香蘭

亭豪奪民田引倡優入宮招權納賄無所不至人以

董閻羅目之監察御史洪天錫上疏言天下之患三

曰宦官外戚小人蓋指宋臣及謝堂厲文翁帝俾天

錫易疏欲自戒飭之天錫又言自古姦人雖憑怙其

心未嘗不畏人主之知苟知之而止於戒飭則憑怙

愈張不若未知之爲愈也不報 六月以丁大全爲

右司諫大全鎮江人面藍色爲戚里婢壻夤緣閭妃  
及內侍盧允升董宋臣遂得寵于帝自蕭山尉累拜  
右司諫時正言陳大方侍御史胡大昌與大全同除  
人目爲三不吠犬 戊子罷監察御史洪天錫時雨

上天錫以其異爲蒙力言陰陽君子小人之辨又言  
蜀中地震閩浙大水上下窮空遠近嗟怨獨貴戚臣  
闕享富貴耳舉天下窮且怨陛下能獨與數十人者  
共天下乎會吳民列愬宦官董宋臣奪其田天錫下  
其事有司而御前提舉所謂田屬御莊不當白臺儀

鸞司亦牒常平天錫謂御史所以雪寃常平所以均  
役若中貴人得以控之則內外臺可廢猶爲國有紀  
綱乎乃申劾宋臣併盧允升及言脩內司止于供繕  
脩比年動曰御前姦賊之老吏逃遁之渠兇一竄名  
其間則有司不得舉手狡者獻謀暴者助虐其展轉  
受害者皆良民也願毋使史臣書之曰內司之橫自  
今始疏六七上悉留中不報天錫遂去宗正寺丞趙  
崇蟠移書責丞相謝方叔不能正救而讒者又曰天  
錫之論方叔意也 秋七月丙辰監察御史朱應元  
劾謝方叔及叅知政事徐清叟罷之董宋臣盧允升

右相董槐  
舍院程元鳳  
同舍院蔡抗

猶以為未快厚賂人上書力詆洪天錫謝方叔且乞  
誅之使天下明知宰相臺諫之去出自獨斷於內侍  
初無預也 蒙古兀良合台自吐蕃進攻西南夷悉  
平 八月乙丑王埜徐清叟罷以董槐為右丞相兼  
樞密使程元鳳僉書樞密院事蔡抗同僉書院事抗  
處士元定之孫也 九月壬戌權中書舍人陳大方  
言劉子澄端平入洛之師賈勇贊決北兵方入唐州  
界子澄已率先遁逃一敗塗地二十年不為國家患  
者皆原于此宜投之四裔詔罷子澄祠祿大方病死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十五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十六

武進薛應旂編集

宋紀一百十六

起丙辰至戊午凡三年

理宗十四

寶祐四年

蒙古憲宗六年

春正月辛亥以吳淵為京湖制置

使兼夔路策應便宜行事

辛酉詔史嵩之授觀文

殿大學士依前金紫光祿大夫未國公致仕加食邑

三月丙辰帝製字民訓賜改秩親民官以蒲擇之

為四川制置使置司重慶 夏四月癸未以程元鳳

叅知政事蔡抗同知樞密院事賈似道叅知政事職

叅政程元鳳

賈似道

同知院蔡抗

任依舊似道威權日盛臺諫嘗論其二部將即毅然  
求去孫子秀新除淮東總領外人忽傳似道已密奏  
不可矣執政遂不敢遣子秀以似道所善陸壑代之  
其見憚如此 五月甲寅賜禮部進士文天祥及第  
第一策以志勤道遠爲問天祥以法天不息爲對考  
官王應麟奏曰是卷古誼若龜鑑忠肝如鐵石臣敢  
爲得人賀謝枋得復出試教官中兼經科除建府教  
授未任吳潛宣撫江東西辟差幹辦公事團結民兵  
以扞饒信撫科降錢米以給之枋得說鄧傳二社諸  
大家得民兵萬餘人守信州暨兵退朝廷覈諸軍費

幾至不免 六月右丞相董槐自以爲人主所振拔  
苟可以利安國家者無不爲嘗言于帝有害吏者三  
一戚里不奉法二執法大吏久於其官而擅威福三  
皇城司不檢士將率不檢下故士卒橫士卒橫則變  
生於無時執法威福擅故賢不肖混淆賢不肖混淆  
則姦邪肆賢人伏而不出親戚不奉法故法令輕法  
令輕故朝廷卑三者不去政且廢願自上除之於是  
嫉之者滋甚時帝年寢高操柄獨斷羣臣無當意者  
漸喜狎佞人丁大全方諂事內嬖得侍御史竊弄威  
權帝弗覺悟大全嘗遣客私於槐槐曰吾聞人臣無

私交吾惟事上不敢私結約幸爲謝丁君大全度槐  
終不容已乃日夜刻求槐短槐入對極言大全邪佞  
不可近帝曰大全未嘗短卿卿勿疑槐曰臣與大全  
何怨顧陛下拔臣至此臣知大全姦邪而噤不言是  
負陛下也且陛下謂大全忠而臣以爲姦不可與俱  
事陛下矣上書乞骸骨不報大全益怨之乃上章劾  
槐○章○未○下○大○全○夜○半○以○臺○檄○調○隅○兵○百○餘○人○露○刃○圍  
槐○第○驅○迫○之○出○給○令○輿○槐○至○大○理○寺○欲○以○此○脅○之○須  
臾○出○北○關○棄○槐○囂○呼○而○散○槐○徐○步○入○接○待○寺○罷○相○之  
制始下物論殊駭三學生屢上書言之乃詔槐以觀

文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大全旣逐槐益恣橫用事  
道路以目太學生陳宜中黃鏞林則祖曾唯劉黻陳  
宗六人上書攻之大全怒使御史吳衍劾之削其籍  
編管遠州立碑三學戒諸生勿得妄議國政士論翕  
然稱宜中等號爲六君子時丁大全擅國柄以言爲  
諱左司郎官陳宗禮嘆曰此可一日居乎陛對言願  
爲宗社大計毋但爲倉廩府庫之小計願得天下四  
海之心毋但得左右便嬖戚畹之心願寄腹心於忠  
良毋但寄耳目於卑近願四通八達以來正人毋但  
旁蹊曲逕類引貪濁 秋七月甲寅知叙州史俊調

右相程元鳳  
奏政蔡抗  
金院張禧

舟師連與蒙古兵戰却之乙卯以程元鳳爲右丞相  
兼樞密使蔡抗叅知政事張禧僉書樞密院事 九  
月甲寅監察御史朱熠言境土蹙而賦歛日繁官吏  
增而調度日廣景德慶曆時以三百二十餘郡之財  
賦供一萬餘員之俸祿今日以一百餘郡之事力贍  
二萬四千餘員之冗官邊郡則有科降支移內地則  
欠經常納解欲寬民力必汰冗員帝嘉之而不能用  
侍講危昭德上言民者邦之命脉欲壽國脉必厚民  
生欲厚民生必寬民力願陛下爲萬世根本之慮爲  
一時倉卒之防必求安節之享毋招不節之咎節之

又節則宮闈之費差省帑藏之積自充上用足而下  
不匱矣察欣瘁休戚之故酌利害損益之宜孰爲當  
因孰爲當革孰爲可罷孰爲可行則折衷泉貨而遠  
近便開通關梁而商賈行下修身奉法之詔而吏得  
自新出輸倉助貸之令而民免貴糴室墨敕之門而  
無官府黜陟之異止輪臺之議而無疆界彼此之分  
則氣脉蘇醒意向翕合矣 蒙古主欲建城市脩宮  
室爲都會之所忽必列以劉秉忠薦因命相宅秉忠  
以桓州東灤水北之龍岡爲吉詔秉忠營之三年而  
畢名曰開平旣而升爲上都以燕爲中都 冬十一

同知張璠  
合院丁大全  
同合院馬天驥

月戊戌京湖閫臣繼上戰功詔曰蜀罹兵革吾民重  
困所當勞來撫摩使之樂業比聞官吏乃肆誅求殊  
失培植邦本之意自今四川制司戒飭屬郡違者罪  
無赦御史臺其嚴覺察癸丑詔戒羣臣洗心飭行  
毋縱于貨賄其或不悛舉行淳熙成法又開國以來  
勲臣之裔有能世濟其美而不世其祿者所在州郡  
以聞以張璠同知樞密院事丁大全僉書院事馬  
天驥同僉書院事時閫妃怙寵大全天驥用事有無  
名子書八字於朝門曰閫馬丁當國勢將亡蔡抗  
罷輒擅去國奪職奉祠十二月罷知嚴州吳槃帝

知院賈似道  
奉政吳淵

以御寶黃冊催內藏坊場錢幣奏言內庫理財太急  
督促太峻龍章鳳篆施於帑藏之催科寶冊泥封下  
同官吏之文檄居萬乘之崇高而商財賄之有無事  
雖至微關係甚大董宋臣諷臺諫邵澤劾罷之

五年

蒙古憲宗七年

春正月丁亥朔以趙葵為寧遠軍節度

使京湖宣撫使兼夔路策應大使以賈似道知樞密  
院事仍督兵召荆湖制置使吳淵參知政事未至卒  
淵字道父宣州人祕閣脩撰柔勝之第三子也嘉定  
七年進士有才畧歷官所至有能名然政尚嚴酷好  
興羅織之獄籍入豪橫故時有蜈蚣之謠其弟潛數

諫止之所著有易解 蒙古或進讒忽必烈得中土  
心蒙古主聽之遂遣阿蘭荅兒行省事于京兆劉太  
平佐之鈞考諸路財賦置局關中推集經畧宣撫官  
吏下及征商鍛鍊羅織無所不至曰俟終局日入此  
罪者惟劉黑馬史天澤以聞餘悉誅之忽必烈聞之  
不樂姚樞曰帝君也兄也大王爲皇弟臣也事難與  
較遠將受禍莫若盡王邸妃主自歸朝廷爲久居謀  
疑將自釋及忽必烈見蒙古主皆泣下竟不令有所  
白而止因罷鈞考局而忽必烈所署置諸司皆廢  
蒙古董文蔚旣城光化棗陽儲餼糧會攻襄陽樊城

南據漢江北阻湖水卒不得渡文蔚夜領兵于湖水  
狹隘處伐木拔根立于水實以薪草爲橋頃之即成  
至曉兵悉渡圍已合城中大驚文蔚復統軍前行奪  
外城襄陽守將高達力戰于白河乃還 二月戊午  
四川嘉定上戰功以賈似道爲兩淮安撫使 夏四  
月己卯蒙古兵攻苦竹隘詔荆湖調兵應援 閏月  
己酉以呂文德知靖州 五月丁卯城荆山爲懷遠  
軍以夏貴知軍事 六月丁酉祈雨 馬天驥罷  
蒙古將兀良合台兵入交趾遣使諭降皆見囚及兵  
至洮江交人戰敗其王陳日熨走海島蒙古得前所

參政張確  
同知院丁大全

遣使於獄中以破竹束體入膚比釋縛一使死因屠  
其城留九日以熱不能堪班師 秋七月丙辰祈雨  
戊午雨已未太白晝見丁卯有流星大如桃彗星出  
東方 蒙古主駐蹕于軍腦兒醜馬乳祭天以駙馬  
刺真之子乞解爲達魯花赤鎮守幹羅思仍賜馬三  
百羊五千詔出師南征 八月庚子以張確參知政  
事丁大全同知樞密院事 己酉史嵩之卒嵩之字  
子由鄞人嘉定十三年進士歷官通顯雖飾詐要譽  
而肺肝如見終不爲公論所容初謚忠簡改謚莊肅  
至德祐初以徐直方言奪謚 蒙古諸王亦孫哥駙

馬也速兒等請伐宋蒙古主亦怒宋囚使臣命諸王  
阿里不哥居守和林阿藍答兒輔之自將南侵由西  
蜀以入先命張柔從忽必烈攻鄂趨杭州搭察兒攻  
荆山又詔兀良合台自交廣引兵會鄂李全子壇進  
攻海州漣水等處蒙古主進次六盤軍四萬號十萬  
分三道而入蒙古主由隴州趨散關諸王莫哥由洋  
州趨米倉萬戶孛里义由潼關趨沔州阿里不哥忽  
必烈之弟也回鶻以水精盆珍珠傘等物可值銀  
三萬餘錠獻于蒙古主曰方今百姓疲敝所急  
者錢爾朕獨有此何爲却之賽典赤以爲言蒙古主

稍償其直且禁其勿復有所獻 冬十月丁酉以林

存僉書樞密院事 十一月丙辰李曾伯兼節制廣

南乙丑獎諭安南國賜金器幣香茗 十二月壬午

李曾伯依舊湖南安撫使兼廣南制置使移司靜江

府

六年蒙古憲宗八年春正月辛亥朔以丁大全參知政事

二月辛巳以馬光祖為京湖制置使光祖為松江制

置辟召僚屬皆極一時之選至是移鎮江陵以汪立

信呂文德王登王鑑為參議官 蒙古紐璘將前軍

欲會都元帥阿答胡於成都蒲擇之遣安撫劉整等

據遂寧江箭灘渡以斷東路紐璘軍至不能渡自旦  
至暮大戰整整等軍敗紐璘遂長驅至成都擇之命楊  
大淵等守劔門及靈泉山自將兵取成都會阿答胡  
死紐璘率諸將大破大淵等于靈泉山進圍雲頂山  
城扼其歸路擇之兵潰城中食盡亦殺主將以降成  
都彭漢懷綿等州威茂諸蕃悉降蒙古遣宗王  
旭烈伐西域旭烈以抄馬那郭顏郭侃總統諸軍前  
後平西域乞石迷十餘國轉鬪萬里又西渡海收富  
浪國遣使獻捷旭烈遂留鎮西域 三月戊辰以馬  
光祖兼荆湖北路安撫使甲戌詔湖北提點刑獄文

右相丁大全

同知院林存  
全陵朱熹

復之移司江陵兼荆湖制司叅議官 夏四月乙巳  
程元鳳罷丁未以丁大全爲右丞相兼樞密使時大  
全謀奪相位元鳳謹飭有餘而乏風節遂力請罷以  
林存同知樞密院事朱熹僉書院事 蒙古子阿速  
帶因獵傷民稼蒙古主責之撻近侍數人有拔民葱  
者斬之 五月丁巳李曾伯言廣西多荒田民懼增  
賦不耕乞許耕者復三年租後兩年減其租之半守  
令勸墾闢多者賞之奏可 秋七月甲戌詔前福建  
漕臣高斯得已奪職鑄官其贓百餘萬嚴限徵償以  
懲貪吏 八月癸卯詔申嚴倭船入界之禁 九月

甲寅詔安南情狀叵測申飭邊防 冬十月丙子

詔蜀中將帥雖未克復成都而暴露日久戰功亦多  
宜與序升其亟條具以聞是月紐璘聞其主次漢中  
遂留密里霍者劉黑馬等守成都自帥衆渡馬湖獲  
守將張實遣招苦竹隘實入隘遂與守將楊立堅守

蒙古主渡江陵江至白水命總帥汪德臣造浮橋  
以濟進次劔門至苦竹隘使其將史樞急攻取之楊  
立迎戰于巷敗死蒙古獲張實殺之因殲其餘衆  
十一月蒙古兵進圍長寧山守將王佐徐昕戰敗蒙  
古進攻鵝頂堡知縣王仲降城遂破佐死焉蒙古主

樞使賈似道  
同知院朱熠  
同合院饒虎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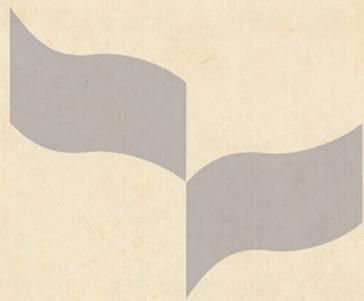
入城殺佐之子及徐昕等四十餘人由是青居大良  
運山石泉龍州守將劉淵蒲元主張大悅趙順等俱  
以城降惟運山轉運使施擇善不屈死之蒙古諸王  
莫哥塔察兒並畧地還引兵來會 己酉林存罷知  
建寧府 壬子以賈似道爲樞密使兩淮宣撫使以  
朱熠同知樞密院事饒虎臣同僉書樞密院事 丁  
卯蒙古將李壇陷海州連水軍海州通判侯畝鏖戰  
死之闔室遇害餘將士殺傷殆盡賈似道抗章引咎  
詔以功自贖 十二月戊寅詔改明年元 庚辰蒙  
古兵渡馬湖入蜀詔馬光祖移司峽州六郡鎮撫向

士璧移司紹慶府以便策應 丁亥向士璧不俟朝  
命進師歸州捐家貲百萬以供軍費馬光祖不待奏  
請招兵萬人捐銀萬兩以募壯士迎蒙古兵戰于房  
州敗之詔士璧光祖各進一秩 蒙古主取隆雅州  
至闐之大獲山遣王仲入招守將楊大淵大淵殺之  
蒙古主督諸軍力攻大淵懼遂以城降推官趙廣死  
之已而大淵逃歸蒙古主怒欲屠其城將官李忽蘭  
吉曰大淵去事未可測亟追之乃單騎至城下門未  
閉大呼入城曰皇帝使我撫汝軍民即下馬執大淵  
手曰上方宣諭賞賜不待而來何也大淵曰恐城寨

有他變是以亟歸耳因與偕來蒙古主大悅以大淵  
為都元帥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十六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1952年10月

第1000號



浙江圖書館

浙江大學  
浙江大學  
浙江大學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善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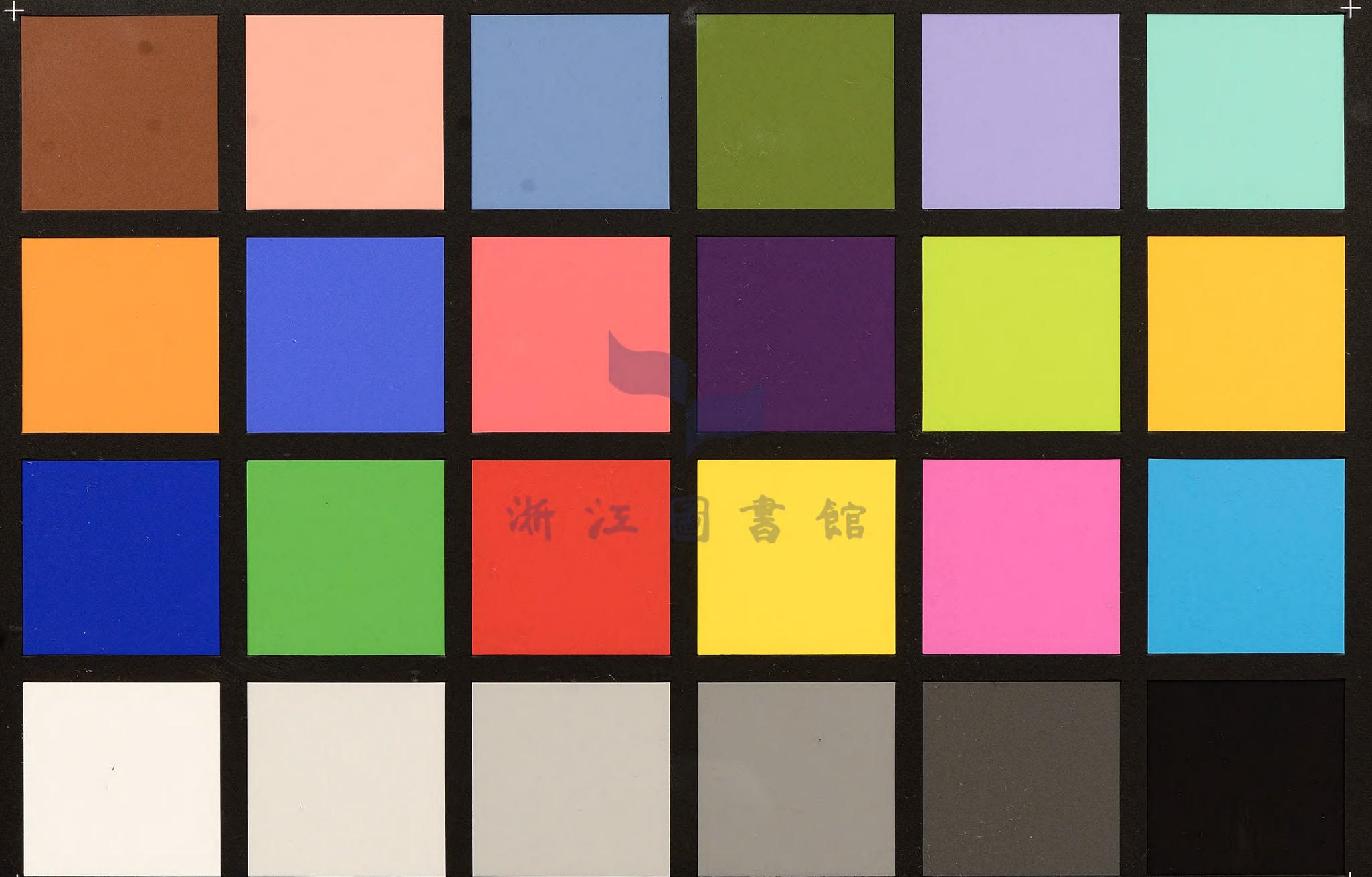
甲 登記號： 030002

一九 年 月 日



浙江圖書館

colorchecker CLASSIC



x-rite



